



煉獄雜憶

“上饒集中營”續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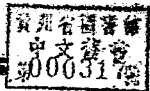
重刊版圖書

79



第一冊

建東建國書社出版



丁
10213
79

前言

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「上窮梁中登」已經出版。他們寫的，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。我少寫了這一方面，多寫了些可笑可嘆可憤可恨的東西。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，到可成爲一部以法西斯文學的巨著。

集中營裡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，我不會選用組織，沒有從何說起之感。而且事隔有年，一時也記不起許多，所以我只能把記憶得出來的，零零碎碎湊起來，寫成這篇「雜憶」。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，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互證。其中年月日，數目字，事件順序，或有記錯，但亦不過「或有」而已。

人物的名姓，有的我確實忘記了，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。我的許多朋友，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，我是銘感終身的，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的。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，未得他們的同意，寫出名姓，他們或許會不高興，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。

至於大小特工及其同類，在我與他們關係的幾年中，或許有的已經洗手不幹這絕滅人性的勾當，正在做著人應做的事了。我們要揭露，要反對，要消滅的是整個法西斯特工政策的罪惡，而不是對某一個人的本身。只要他一旦放下屠刀，便可立地成佛。因此我也不寫出他們的名姓，蓋寓有不憐忠厚，與人爲善之微意云爾。

荷兵開了門，我夾着被頭，低頭俯身快速進門，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，見到一間長不到二丈，闊約一丈三三尺的房間，左右兩棟連高牆，睡滿着人。兩鋪中間夾着一條空隙，是進出路，可是間蓋頭幾間壁間掛出在舖沿，掛滿那條進出路。我呆立了一會，看到裡面牆角邊，似乎有個空隙，想就在地上的亂睡一晚再說。一陣騷動之後，好容易挨到角上，原來是懸着一只吊桶。我正在進退不得，一個聲音在說：「睡去沒處睡，大家靠坐着坐一夜再說。」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，「到這邊來」，我挨過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。

好容易過了一夜。天亮了，大家坐起來。我見同室友冊多，有老的，有年青的，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。有幾個是文質彬彬的，有幾個是粗漢，更有三個和尚。據說都是政治犯，異黨。

我從機友道：探問了這監獄的諸形和規矩。知道那管理員驕驕叫「狗頭」，非常兇，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。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，是守衛排排長，專負警戒之責，不管犯人的事，和狗頭混不好的。這監獄有兩個總子，共有五十多個犯人。另有一個優待室，除了一二個政治犯之外，其餘五六個是特工，或是犯了特工紀律，或是闖了劫，到這裡來做禁閉的。那門口的一間房子，關着四五個女犯。我們的總子移日關着，除了大便，不准到廊外，不像別的監獄，每天有放籠的時間。不准高聲談話，不准看書報。不准通信接見親友，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籠。那木籠就放在廊上，大小正整立一個人身，木籠上懸着有三角刺的鐵絲，站的人如靠着木棚，便會刺得皮破血流。如果被罰站木籠，輕則三四小時，重則一日一夜，甚至二三日，曾經站死過人。

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裡去。進了廳後，左邊一間房子，管理員坐在桌邊，他就問我叫什麼名字，我告訴了他。他提起筆寫在簿上，我糾正他幾次筆劃，他寫了多時，嫌我的名字不好，筆劃太多。

「你是什麼案子的？」他側着三角眼問我。

「我不知道」。

「你這人豈不老實！自己犯了罪，還說不知道！」

「我沒有犯罪！」

「不犯罪！難道請你來做上客嗎？哼！哼！」秦鼻子在冷笑。

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。他說：「我不來問你這些。你到這裡遵守這裡規矩，不要看他們的亂份子的樣！」

我說：「是！」

他看了看符子又說：「你的錢存在我這裡，要買什麼東西可以給你買來。你的錢是不是九十六元？數目要弄清楚。」

我計算至少該有一百五十元，但我說：「這沒有關係，不過用完了，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來？」

「你有什么朋友在上牆？是什麼名字？在什麼地方？」他探我口供了。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，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，一個是長官部的秘書，是三戰區有聲望的。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，臉色和緩下來，帶着不信的口氣反詰：「是你的朋友？」

我答：「是要好的朋友，要錢要什麼，只要通知他們，就會送來的。」

「這兩個我也知道，他們為什麼不對你的忙？」

我說：「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麼地方哩！我在上牆的朋友還有幾個，他們大概都在找尋我吧。」

管理員又問我那朋友的名字，當他聽到幾個三戰區軍政要人的名字，並且我能够說出他們的職位陳賡甫死後，那青皮臉上露出笑容，叫我坐下來，又問我究竟爲了什麼案子。我把被捕的經過約略

說了說，他同樣似的說：

「有許多事也難說，你且安心在此，終有水落石出的。」

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，他答：「本來是不准許的，但看你這人還忠厚，可以私下幫忙帶出去。」我寫了二三句交給她，他收受了。（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。）我致謝了他退出來。

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裡，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。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，住着十七個人，却看不出有什麼好一點的地方。難友們給我安排了鋪位。有個立在牆上往外望着的難友說：「報告好消息，飯來了。」一頓兵來開籠門大家準備好晚餐。先拿進三瓦盆的菜湯，分放在籠上。以後拿進一桶飯來，大家圍搶上去，用碗到桶裡盛飯，有的滿碗，有的大半碗，端起來就拚命往嘴裡塞。我塞不上去，一個難友放了自己的碗，給我盛了一碗。我的飯量雖不大，但這樣的碗至少吃三碗才會飽。我急急地吃完了一碗，桶裡的飯早光了。每餐手快口快的可以吃到兩碗。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，一個難友教我經驗，第一碗飯不要吃來，把飯很快的咽下，盛到第二碗再吃來下飯。我想他的辦法，也沒盛到第二碗。

有一個專員室的組長來觀察，到籠門外看了一看，叫大家都安心，不久要對調練班，都可到調練班去受訓，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出云云。大家半信半疑的聽着。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，可以提出來。大家說：「飯吃不飽。」他說：「飯怎麼會吃不飽？」他答應調查。隔幾天走後，管理員就大聲發氣，他說：「土匪發下來每人每天八合米，那有不够吃之理？你們這班餓鬼，不知怎樣吃法的。」辦公家領來的米，原發交給伙夫，難道我來搶你們的油不成？你們不相信，以後可以每籠派一人來監看米，監督伙夫煮飯。真是很公開的，你們却在起長面前告狀。老實對你們說，各人管各人的事，組長也管不到這檔的事，識相些！」大家換了一頓罵，不作聲。

第二天派了煮飯監察，到管理員的房間裡去索米。按照每人八合的數目十足送到，又看當伙夫煮

飯，一點不少。但煮出來的飯，仍沒有多，吃仍僅只能吃到一碗。

二三天之後，糧米的監察人從廬後拿了斗桶並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，叫大家看。原來那斗桶是夾底的。大一陣鬧起來說：「叫狗頭出來談話。」守衛隊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，排長叫大家打報告，他轉上去。這一來那狗頭威勢殺下了一啞，好幾日不進人。

我以後每天可以不挨餓。但又來了幾個新「客人」，一丈五六尺長的鋪，睡著廿個人，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地位，你壓我叫壓，我壓了你的筋骨，擠得不開交。於是每人分好尺寸，釘上竹釘，弄得亂哄。我在兩釘之間，側身而臥。患有失眠症，這不然，虱子越發猖獗，一轉動就發癢在釘上。大家頭骨骨面發痛，只指望早日受訓，但那消息又有再延期。

半個多月後，我有個朋友由江都帶人降來。他是一個管理員。他來後，我們管理員更覺得苦。從此我們出了籠子，但我們仍待監，但我們從十九日開始，籠上有一層。在籠子裡雖然飲食睡眠苦一些，但一心一意坐牢監，和難友們隨便談話，倒也過得日子。在等待解押的時候，雖然好些，而且可以見到外面的太陽。但稱幾個特工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應付交際，一言一動須十分留心。那時工人都有向管理員要東西，其他犯人行動言論的任務，我雖然十分留心，但管理員對我常常不滿意，因為那時常同籠子裡的犯人談話，送東西過去，不得他的同意，衛兵私下搶信去，買東西進來，知道沒有報的時候，有意揭發問他索取存款。有一個姓×的難友，個小學教員，和我同時出來，他沒有報的時候，管理員提得很好。他當時管理員年有餘矣，應該有個好妻子。他有個妻子女兒，他管理員提得很好，並且把一張不知從那裡弄來女人照片給管理員。這使管理員開心得三角眼邊一皺，照片上女人管理員的條件，管理員幫×先生的忙，×先生出去發介紹狀。過了幾天管理員已見×先生向管理員室活動，但×先生寫一張自首書。×先生猶豫徘徊了幾天，這吃飯也不在焉。晚上他決定寫報告，他同我說：「他並非共產黨員，是冤枉的，寫寫，似乎也不要緊。」但他在寫報告時，我對

他喘了一口：「嗟呼！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！」他臉孔一紅，撕碎了紙頭。這事使管理員大大憤怒，說我阻礙別人自甘，將不再優待我，如果再有這種行為，還要坐木籠。由我作東道主的條件，一個再叫一胖的特工證明我並沒有阻礙別人自甘，使管理員弄不到女人請注別人。管理員才沒有話說。

管理員的酒興不絕，外面出去整天，總是醉眼朦朧的跌個回來。這可苦了女難友，他叫難友到池房開個玩笑，不會唱歌，要講故事，幾個特工哄在一起，哄笑喝采。有一個難友幾次三番的不肯唱，見到管理員從來沒有笑容，不理睬。管理員說他不識抬舉。有一天弄來了一個女犯，生得漂亮些，管理員時常叫到房間裡，問長問短，嘻皮笑臉，女犯回到監房裡暗哭。那個「不識抬舉」的女難友勸她不要，以後不要理睬「狗頭」，「狗頭」也沒有辦法的。還幾句話就被狗頭聽見，大發雷霆說變壞使犯人蠢動，罰坐木籠。而且要剃去棉衣，穿單衣去坐。衛兵不肯執行，他自己去拖出來。守衛持長來勸他，說女犯坐木籠不雅觀，另外可以懲罰。「狗頭」看到那樣長也有些怕，於是在那女難友的頸上多肉處撈了一把，並罰她在中山退後前立正廿分鐘。

院南事變發生，難友們的災難更多了。各地要來的人每天三四個以至十來個，籠子擠到坐滿陳地。管理員的威風凜凜來越有勁，每天要賞好幾個罐頭，搜在新到犯人的全身，看搜忙得很，也得意得很。監房裡發生了疫症，由三人增至十餘人，一樣的症狀，初還隱也似傷寒。開始有一二個人病死了，要管理員請醫生，他請了茅寮村上的中醫來，說是冬瘟。吃了湯藥，也不見大効。天天有人發病，隔幾天死一二個。整個監獄，弄得陰風慘慘，人人自危，管理員照常醉酒罵人，行若無事。有個晚上，一個衛兵看見，說是一個黑影巡邏，燈光發綠，大驚嚇起來。又在一個晚上，一個衛兵偷偷地跑到屋外，在管理員臥室的窗口，敲窗裝鬼叫，嚇得管理員不敢一個人睡。他買了香燭向梁徹在廟角的泥菩薩燒點，化錢叩頭。疫症越鬧厲害，大小籠子裡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，管理員才打報告

給專員堂。由政治部派來一個西醫，西裝革履，頭白臉紅，診視這病人，說是惡性痢疾。蘇從容的搖著一個江山人，廈門大學老教授：「這個有病拿不住，其餘的不平緊，你看我的壓力。」回頭對著管理員說。開了幾得藥方，決起皮包去了。頭晚上就死了三個。醫生的壓力真不錯，那五十多歲的老教授，吃不住死去了。未斷氣的時候，旁邊的一個難友問他有什麼話。他搖搖頭說：「到此，有什麼話可說！」他頭著頭斷氣了。旁邊的難友驚叫起來，管理員起來拉衣，踢他半夜三更，大驚小怪，晚上沒有人敢死屍，天亮再說。那難友只好煮死屍伏臥半夜。江山人一次被捕送來十來個，至此時活著的只剩三四個。

那老教授有錢存在管理員處，第二天把屍首抬到廟後，管理員親自去買棺材殮衣。棺材是七十五元，殮衣是二百多元，還有十幾元多餘，買了幾紙，管理員表示辭。清爽，不要死人的錢，面有德色。唉！老教授，把棺材放在荒墳邊，老柏樹下，待安葬來領。這是姑念斯文一嘆，准他屍骨還鄉。

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對我們說，那棺材決不值七十五元，「狗頭」抬了許多油，我們叫他到棺材店裡去打聽，並且要弄到證據。那衛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裡要發票，要開實價，恐嚇了幾句話。那棺材店價廿八元，發票上附註著因來買的人，硬要他開七十五元的價，小店只好照辦云云。

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，離友前後已死了十多個，死的出去，活的進來，雖然放出去了三個和衛和幾個祖流去服兵役，大小編子依舊提不過來。

聽說新西軍幹部千把人已解到上饒，調練連就開辦，茅家嶺的人犯受審犯了。於是每日有二三個或四五個押到專員堂去受審。早上由衛兵帶出去，日暮總有一二個一跪一躬，而如敗灰地回來的，有一天管理員來通知我今天要開審了，他說可能有人在保我。衛兵帶我和難友與舊同去。葉君是上饒火車站副站長，因為借了廿塊錢給路過的難友，那難友寄錢來還他，信被檢查。那信上具的名字，正和新被破獲的弋陽共黨組織的代名相同，於是審捕了。現在由浙贛路局長秦證明，並由原逮捕機關浙贛

特別派員來提審。到了專員處，葉君先去受審。我在外面等着。許久，葉君出來，滿臉通紅，坐下來一發不響。我又等了兩個鐘頭，不見傳審。那衛兵生問，回來說：「你回去好了，沒有事。」我披衣得見其妙，同葉君一同回來，路上我問他怎樣審問。他告訴我他和審訊者的一段對話。

葉君：「單是這會議，你們似乎不至於立刻還招我，恐怕還有別一個條件吧！」

審訊人：「老實對你說，我們對你是早已懷疑了！」

葉君：「有什麼可以懷疑的？」

審訊人：「你是個有地，開闢路長，賺很多薪水，你却不賭不嫖，不吃煙，不喝酒，與別的站長大不相同，你很有傾向異黨的可能！」

葉君：「那裏還有什麼話說！難道煙史酒徒賭博嫖客，才是忠實的國民黨員？」

審訊人：「那也並不是這樣說法的。好在現在機會明白了，你最好手鬆就行了！」

葉君：「什麼手鬆？」

審訊人：「寫一份悔過書。」

葉君：「我無過可悔。」

審訊人：「那你還不懂悟，去受受訓也好。」是審訊人的議論。

以後我，有再被傳審。兩星期以後，我終於不經入學試驗，而進特別訓練班，而葉君場，直到我抵集中營，還在受訓。

這兩星期，葉家嶺更不平靜，更淒慘。未受過審的等受審，已受過審的折磨着自己的命運。幫辦不安，不免發牢騷，於是管理員小叫聲，一天總有幾次。因為犯人多，押送來往不便，專員室派了組，到葉家嶺監房後面的草屋，來開庭。施刑人的打喊聲，受刑人的慘厲呼聲，夾着羈押病人的呻吟聲，好不使人淒淒惶惶！

這幾天沒有人犯，更沒有放出去，而新客人來勢更盛，監房裡再也擠不下人，決定把已結案的送到刑練班去。去的一共有五十個左右，還有二三十個留著，我們背了衣包飯子，排了隊，聽管理員訓話。他很客氣說：「在此大家熟了，同朋友一樣，今日分別不免依依。到刑練班之後，生活很好，希望大家努力。兄弟可以幫忙的，沒有不幫忙。」有一華友聽了，他客氣的原因，問他停獄可不可以發還。他立刻板下臉孔說：「那自然發還的，你不過十來元錢，並奈何什麼急，有意揭亂。」由衛兵們護送送到四五里路外的周田村團練班去。許多難友久久不走，少見陽光，又因疾病在身，在營裏訓話時，已有幾個立不住倒下去，路上更有幾個倒臥下來，走不動，一個難友仆倒在田埂上吐血。最容易扶的扶，背的背拖到周田村，關在一座大祠堂裡。

我們從此要過正式集中營的生活了。茅寮監房成作集中營的一部份，它是集中營的預備營和集中營的禁閉室。

二

在專制獨裁者統治的天下，填的事情總有個好的名字。上饒集中營自然也有個堂皇的名稱。因禁地方政治犯和個別新四軍幹部的，叫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特別訓練班。因禁部黨批評新四軍幹部的叫司令長官司令部軍官大隊。一年後合併為戰時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。全國有好幾個這樣的分團，據說在西安，四川的規模之宏大，為東南所不及。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囚犯而是學員，難友互稱曰「同學」。集中營的地址是在上饒周田村，離開上饒城十里路，四面都是大小荒山，只有三條路通到村外，是適宜於看守犯人的。集中營的房子，除了一個祠堂，一個廟之外，是把老百姓搬走了一部分，徵用的民房。上下周田兩村一百多戶人家的房子，集中營徵用了一半。把房子改造，拆毀牆地，百姓敢怒不敢言。

我們成為「學員」之後，終日被關在一座祠堂裡，看守的是兵。他對看守的犯人是沒有經驗的。

必緊。我們對於職務不像看守茅家嶺的特務團士兵的馬虎，認真嚴密，無懈嚴守。「學員」夜間小便，須先大聲喊「報告」，等到查兵回答「起來」，才能起來去小便。我這個失眠症患者，終夜可以聽得「報告」「起來」之聲不絕。

我們在陰暗潮濕的地上睡著，疲勞又盛起來，病死了兩個。茅家嶺又來了廿多個「團員」。於是編了隊，隊長尚未到差，暫由憲兵連長代理。那連長雖然年紀不到三十，却是憲兵系統特工中的老資格。他態度嚴肅，老成持重，連走一步路也顯得他的高貴。我們學員一見到他，須整上前敬禮，否則即要被糾正為「不禮貌」。給我們上課，每大二三小時，寫了滿黑板的稿要，要我們筆記。他真是耐人不倦，連自己滿壯子的學問道德，俱不得立刻注入「學員」的腦子裡。他也懂得教育法，時時把問題提問「學員」，有一天我板提著了。他問我「何謂八德」，我回答不出，他冷笑了一路說：「你是大學生，連八德都不知道！」他告訴我，「八德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。」我說：「和平只是一德。」他笑了笑說：「連這點都不懂，八個字，難道不是八德。」我記起了「官長說黑板是白的，你甚麼應該說白，乃是服從（安泰，軍人美德）」之言。於是我板提了，坐下來。

過了十多天隊長到差了，我們重新又整編了一次。這時已有八十多「學員」，分為三分隊，九小隊。隊長，隊員，分隊長都是大小特工，小隊長（班長）是學員中挑選的。

這時疲勞更甚。來。好人將人稱病在一床，病倒的有一半，幾乎每天有死的。還未斷氣的活人，就被抬到後山土廟裡去等死。我，到後山洪君被抬出去的時候，跟著口吐大氣，眼睛還有著人的慘狀，真是掩面不忍卒視，至今猶有餘悸。陰森在土廟廟裡個個頭死不去，晚上沒人去看，屍體被野獸吃去了幾個人屍體。疫病傳染到軍官隊，先後病倒二百多人。連算另開了一所病房，把病人都送到那病房，醫官還是當歸疾疫。

死亡，每天不絕。有一天，死了一個人，棺材店老板搬運了兩口薄皮棺材，疊在一起叫兩個小工

拾得周田村。特務長叫小工抬回去一口。小工不肯抬回，說橫豎明天要用的，抬來抬去有什麼用。特調班一連死了十來個，軍官隊不知死了多少。官長們還在假作休息時間表，定教育計劃。說這是多瘟，天氣暖和，自會消滅，叫我們不要恐慌，我們雖在生死存亡的境遇，却不甘心死去，幾次請求救命，要求醫障病人，延醫診治，毫無結果。可是疫風是不分黨派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一視同仁要傳染的。後來連憲兵也有病了，這才引起了官長的慈悲。請了駐上國的防疫第二隊來檢驗，原來是回野瘟，六〇六是特效藥。但藥務幹事說上面沒有進醫藥費的預算。我打報告願意出錢去買，經審核「尚無其他用意」之後，得到批准。買了十多打六〇六，大家又把風子肅清，這才把疫病撲滅。

恐怖時期過去，我們「同學」死的雖多，來的更多，已經有了百餘人。班本誌佈告，預備教育三個月，正式教育六個月，期滿畢業，可以自由。教育方法是政治訓練，軍事管理。第一步重要的課目是修理營房。我們成爲泥水工、木匠、竹匠、石工、土工。營房四週築起高牆牆，修外圍牆牆牆，裡面東一堵，西一堵的隔牆。我們多是劈文手腳，不工其技，又是春開運轉，築好倒塌，倒塌築好，築了一個多月才把特調班的圍牆築完。又到石底村去墾，那地方是開新四軍重要幹部的。這樣東家西家，築了幾個月才算完工。春墾作墾自墾，我們因能墾墾自墾。營房內外開闢大小菜場和坪地，把小山開成平地，有的須削去半個小山，有的要把一棵樹合抱的松樹根掘起填平。那官隊開的一個公共大菜場，是扛去整個山崗山麓的，直徑二百多米。

這樣古工雖然做和肝手睡足，泥身泥汗，但比起其他隊目來，實在是第一等的。因為身體可以活動，病也可以多說，眼睛可以看到風景。本來軍官隊特調班一共七隊，各隊隔牆隔離，不准往來，只有早操，上課，教紀念週，幹部隨時在憲兵嚴格警戒之下集合在一起，但也不准搭談話，在教工廠可以開然有機會混在一處，偷談幾句話。

各種隊目之中，我們最感頭痛的是上課，聽名人演講。每次至少有五六百人，各坐五六寸高，

五六寸圓、八九寸長的發條上，裝在一堂座談。教育在寶貴體面大領，絕沒有人耳之言。要我們好心聽講，不准看書報，不准記心記（因為我們不記教官的話而記自己的話），不准有筆記簿或其他小簿冊（因為裡面抄的是英文或俄文生字）不准交頭接耳，不准打瞌睡，不准打呵欠，不准咳嗽，不准眼睛旁看，不准付耳旁，不准起立，不准移動位置，不准旁聽附注。偶犯「不准」之一，輕則當場挨打，重則下鞭後打屁股。我們在這十幾個「不准」的不成文禁律之下，在六七寸高的矮桌上，雖然常常覺得腰酸背痛，兩腿發麻，立不起來。但我對自有辦法：一小時一小時挨過去。千萬的「不准」，沒法「不准」到我們頭上。我們在寫文章，在敬辭，在寫信，在辯論，在檢討，在明是非，在分恩怨，一小時也就過去了。我們有時也聽聽講者的奇論妙說，看看教官們手舞足蹈的姿勢。我們還可以做做遊戲，那教官們各有「頭習」做詞，我們記下來。例如：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六十三個「那末」，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十五個「這個」，某教官一小時有卅七個「這樣下來」。

教官有專任的，有臨時聘請的「名流」。名流來講課時，那場面是令人驚然的。特上頭子親自立在講台上督課，目光四射，隊長們斜視精神，往來巡視，你若是心神不注，便要處以嚴厲處分。許多名流和教官自然中各有千秋。我還記得幾個。一位是憲兵團長，真長無所不曉，無所不知的。他先引了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，九個湖北佬，不及一個九江佬」的俗話，自我介紹有足智多謀的本質，他又介紹：自己的職位，憲兵乃是陸軍第一兵科，凡是黨務、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經濟、交通、農工商業、教育、司法等等都學管，不齊這些各種知識，不但管不了憲兵團長，甚至不配當一個憲兵。他講到德蘇戰爭，那時正值德國法西斯強盜打到莫斯科外國都拉地方。團長說：「這是一定的，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之內失守，如果多一天可以打耳光。」但團長對於世界戰爭是樂觀的。他說莫斯科失守之後，蘇聯將以烏拉山為前線，噴湧於攻力量，直等到英美攻到比爾時衛爾等處。蘇

聯才能反攻莫斯科。最後德國退出蘇聯，蘇聯也筋疲力盡，非得十年廿年休養生息，不能恢復國力。那時已非戰時的蘇聯，而是各民族的獨立國家，自然更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，什麼世界革命了。他比喻各國，他說美國是好商，英國是紳紳，蘇聯是土農，日本是強盜，德國是土匪，意大利是流氓，只有我大中國在蘇聯委員長領導之下是正人君子。他最看不起法國，法國民族性最不好，所以只好投降。他講到法國女子不高興，有而轉到節育方法，再轉到講交際姿勢，跟着着前面幾排女「學員」。小特工們給得出神，他越說越有勁，最後判斷共產黨前途，他說：「有些人以為抗戰勝利，共產黨不得了，這，太可以放心。我老實告訴你們：就算在抗戰中，我們前線的兵都打光了，我們還有五十萬大兵，足夠對付共產黨的。現在由他們去打敵人，由他們去做夢好了」。我聽了，覺得這位國長爽直之可喜。他一連講了三小時，吹了下半課，還不肯歇。第三天了來講了三小時，真是口若懸河，直講得天昏地黑。

一個叫蔣先啓的，是蘇聯留學生。他講自己留蘇聯的經過。他看不起蘇聯，所以棄蘇聯國。他們美蘇聯警察一點沒有用，二次搜查了他如寓所行李，竟搜不出他藏在箱夾底裡的文件。他更看不起中國共產黨。他罵：「共產黨是什麼東西？鳥！」說着當衆指着他自己四裝褲紐子，這國家官不久成了浙江的一個縣長，幾個月後撿了錢拖了槍，由日本鬼子接他到南京以高官去了。

還有一個我們叫他「雞腸的靈魂」的，是個矮小的個子，年紀還青。他上台很客氣的說：「今天兄弟到這裡來與諸位相見，非常榮幸，見到諸位革命熱誠的精神，使我強健的靈魂，深深感動。」他客套之後，講他的正文。他正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，坐在前頭的一個女「同學」，在坐堂聽講，鴉雀無聲的嚴肅場面下，突然「啊……啊……」一個一聲的大噴嚏，引得哄堂大笑。那教育廳長過紅，勉強敷衍下課。他向教務處聲明下次不來講了。他講到這裏，起不起行。那女「同學」一個滾滾走過講壇之後，第二天也不來上課，雖然打聽也不在十幾種「不潔」之內的，但她被鬧到

茅塞頓開了。

值得記述的教官自然還很多。例如講陰陽太極圖是兩條虫交尾的「精義教官」。他自己說是大學生，但可惜外國名字常常顛倒。講鬼眼行學的「唯生教官」。他談唯心論會把人變成鬼，唯物論會把人變成獸類，只有唯生論是唯心兼唯物的，是最進步的哲學。但可惜他沒有說明唯生論曾把「變成什麼」。也有敢於在集中質問說毛澤東是他的老朋友，公認贊美共產黨的大胆教官。我以為也有坐牢中營的危險，幸而他談下去，說是他曾勸毛澤東到外國去辦共產黨，一定辦得好，在中國是一千年也辦不成的。因此他在集中贊，不是學員而是教官。

我當時不會用心想，現在事隔多年，不能一一追憶。退之類乎的教官，何止我所記述的幾個。那離黃輝同座，信口誣荒唐的高論，又何止這幾段。如果當時能筆記下來，著實可以作一部教官外傳，令人讀之拍案。但是這種教官並非對我們完全無益。使我們天真的「同學」能明白人間許多實際鮮見之弊，認識了特工的天下原如此。因此更深信革命是沒法澄清這種人類污濁的。特工大頭子也未始不知道這樣的教官，感化這批「頑固份子」。(註)未必有效，於是使出特工手段，去逼諸在特工黑單上注意而在社會上有希望的人士來上課，那被逼請的人士，爲了避免特工的藉口，無從推托，不得不應付，只好來不著邊際，上下古今的敷衍一二小時。其中有一位後來對我說，他們課的比我們總的還苦痛，當千變萬化講集中時，真有「千目所視，無疾而語」之感。

集中營的特工們爲了要做出一些成績來，可以向他上舉報功。他們要把不承認是共產黨員的「學員」來証實是共產黨員，已承認是共產黨員的，要弄得他肯自新，不但要本人自新，而且須指證幾個隱藏份子。自新之後就要做特工的奴才走狗，做了奴才走狗之後，看你肯賣力，肯聽話，才使你加入他們圈子外圍，特特工頭子去差風拉雲份，殺頭有份的勾當。

特工們想出種種方法來磨折我們，想使我們無不佳生活的痛苦，背屈服下來。一方面用殘酷磨折

水，用冷水噴醒，噴醒再打。這種普通手術沒有使各屈服，還有特別的，例如用大鐵鏈衣針一枚投刺入骨的小眼，刺一枚，隔一星期，刺入幾十枚，這，各皆死過去。或者半夜裡突然叫了你去，綁好押到雙山，聲音要甜露，把木死槍上望，對準你，問你自新不自新。或者叫你自己捆好土洞，聲音要活埋，叫你爬下洞，問你自新不自新。或者叫你空提吊在牢望裡，使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吊上一晚，再來問你。受過了酷刑，還沒有口供，就把你關到茅家嶺，或關禁在秘密地方，永不見他們再回來，也有好幾個。

（註）特丁是意志堅定，不屈不撓的強友叫做「頑固份子」。

一方面再加個別的個別細折。那方法就是所謂個別談話。隊長、副隊長、幹事，甚至於小職員，都爲了能確實得出一個確切份子，自新得一個共產黨員，就可得一份功勞，在老板（小特工告訴他們的頭子叫老板）面前顯出他是一個得力夥計，於是各退好漢身手。

個別談話，方法有文有武，文的施軟工，武的施硬工。也有文武兼施，軟硬齊來的。或先軟後硬，或先硬後軟，或忽軟忽硬，各有巧妙不同。那施硬工的，談話比較直截了當。特工問你自新不自新，你回答不，新，幾句問答，話不投機，就動「手術」。——特工們談話施刑殺人叫動手術。施刑叫小手術，殺人叫大手術。那「術」也不好幾種，單不及希特勒匪徒東洋鬼子所使用的科學，却也不遜其甚。

最普通的是打屁股，做老鷹飛，坐老虎凳，水浸金丸等等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肉刑。施刑的所在並非普通地方，或在暗室，或在荒山。特工們也懂得心理學，佈置成一個恐怖環境，使你精神先受威脅。打屁股是用扁担打的，也並不像前清老爺打屁股的規矩，有打的數目，有打的部位。特工們的打法，是提起扁担，大腿上，屁股上，腰部裡，背脊裡，甚至沒頭沒腦的亂打。你不屈服，打你死。

促我工友見，別信鬼話，我每條命也都有人要。一個婦女受刑不過兩星期而自新的。幾多條性命，上月廿月日，法界英界兩處，特工，也，私藏，做別處安子客，共已完的工作，是與國防。捉到匪徒，只思想辭職，就眼淚湧齊來，跪地叩頭求饒，什麼都說出來了。那，洪書記，與匪徒，他，起，死，招供，常常說沒有下台勢，我要受上受責備，這出力不討好，真不是人幹。

那工友又與工不同，特工叫了你了話。他對你表示同情，甚至為你喊屈。他恭維你，誇獎你，青年革命，你是最愛青年的。爲你熱誠利，設身處地的考慮。他問你什麼生活上的不舒服，精神上什麼不愉快，他可以幫助你。他們各班上有野蠻團體，你不理，那個與你相知，他也屬有幾個隊，是學識不修，只知用極力壓迫「學員」，他爲全體「學員」鳴不平。他說：「自己對於現在的工作也不感興趣，你也有出步到一日，能願意永遠和你們做朋友，現在你什麼需要幫助的，他絕不推托。這確是第一次之後，才接談到正題。他勸你留。青山在，怕沒柴燒，在人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他仁義，勸你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現在事已如此，不如坦白承認，改過自新，前途無量。這樣的談話，一次不行，再來二次三次，這談話表示親密，甚至捧你一腳，一點東西，表示他的好意。這是一套嚴密的方法。另外一套方法，是反激法。他先在無意中露出對於現狀的不滿，他本來也是革命的，被特工陷害而到這地步，逐漸使你覺得深密起來。他思及民黨專制獨裁腐化黑暗，深資共產黨是進步的，有它的，中國光明前途所寄託。他說就是援法法律，共產黨也並不犯罪的，他提倡氣節，人格，罵自新份子，都染毒，沒有骨氣，他更反對自新自新法，陷人於不義，他種種表現他是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。如：你認爲他是真話，對他表示同情，那他就被證是匪幫份子。他要你大丈夫光明磊落，坦白承認。

特工的方式大都不外是這種正反兩種談話，不過各有運用之方，要看那特工的水準如何。在這種

馬賊高明的特工手段之下，固然大部分的「同學」洞觀其奸，立場堅定，無動於衷。但也有少數意志薄弱，有點於「留青山主義」，逐步上當，終至墮入阿鼻地獄，永遠不得翻身。讓我們舉一二個可憐的「同學」。

一個是女的，姓許的女同學，她姓許可被擄送到特訓班裡。起初頗受室友的矜恤。但當她工們要「學員」自新的時候，她有些猶豫了。她對我說：「這是騙騙我們的，自新之後，還想逼給我們自由！」我說：「如果真的會給你自由，你怎麼不？」她紅了紅臉不答，然而她心動了。我們室友也有錯誤，對於這種動搖的人，應該好好教訓她，她立即決定，我們即處置去打。她，於是越弄越倒下去了。她這次被長一個訓談話，她聽了隊長的話，想跟「同學」的言行書談去報告隊長，一二個月之後，由隊長幫忙，答應她回去工作，條件是保證了一個姓林的「女「同學」是「留份子」。姓林的，一向剛強，不與隊長接近，沒有一點笑容，隊長趁她弄錯臉孔，頂不喜歡的，所以叫姓許的搭腔，那姓許的寫了自新書，在的報章報載了與丈夫離婚的事。這姓林的到圖書館做職員了。姓林的父親了，她的自由只限於農村。圖書館本來是冷冷清清的，裡也也沒有什麼書，也沒有讀書的人，從此都很熱鬧了。圖書、學事，隊長們進進出出，歡笑之聲達戶外。姓林的又有一個女職員，一天去了廿七次。因此不免鬧出吃乾醋，爭鬥的事。鬧得不成樣，那姓許的又被調到制訓班因徒勞力所以調到農場建的小學當教員。過了幾天那個圖書室裏暴死在寢室裡，死因不明。那姓許的自由無望，落得一身積累，悔之無及，不久跟了一個逃兵隊長借逃出去。

一個是姓楊的，是教育界人士。他一個老實的人，他見人訴說他的冤枉，他時常到主任那裡去，找說他去去辦交涉的。他說他是特殊的，他有理由要求釋放。別人是犯了案，而他是沒有犯案，是挨冤枉的。他後來逐漸成了特工頭子的好朋友，他在「同學」面前，小特工面前說，主任對他很不了解，不久可以自由。他每天很忙，熱心幫助主任，隊長巡到班訪，他帶警察去追趕逃亡的「同學」。

「有一老漢，追一個姓翁的難友，追了一天，滿頭大汗，問他吃力不吃力，他說：『吃力倒還好，只是追不到。』」

我們全體第九屆代表具名打報告給特工頭子，六個月「圓滿」，要他履行諾言。我們這位「同學」偷了報告的稿子給頭子，指名告發內務部，項廷和我主動聯名鬧事，意圖暴動。他還探訪如此類的變力，頭子看信忠實，叫他去辦農場，那農場離周田村有四五里路。頭子先命軍官發特調班全體「學員」在剪刀監視之下，把一塊大荒山開闢成規模宏大的農場。開闢之後抽調身壯力健的幾十個「同學」夾著自新過、人編為勞動組，由那姓楊的督理，營兵監視，辛苦種植。這農場據特工傳出消息，特工頭子打算成為私產的，後來日本鬼子來了，集中營搬到楊建，這農場也就不知下落。那姓楊的「同學」直到半年多之後我已出集中營，有一天在崇安路，遇到他。他仍穿了一身破舊軍服，帶了幾十個「同學」到鉛山縣去。我問他怎樣？他說：「我早已自由了，現在主任叫我到鉛山去辦農場。」我說：「你為什麼不回安徽去？」他說：「回去是不成問題，不過主任的意思仍舊要我辦農場，回去也沒有事可做。」現在不知道這位同學辦農場得怎樣了，說起來也倒懷念他。

據這樣上當的「同學」，據我所知的幾個直到集中營移到建德市之後，他們還有一部分留在集中營，或當勤務兵，伙夫，或仍當班長，或做小職員，和「學員」一樣挨着不自由的歲月。有一部份分配到別的地方工作，如特務專員室，或其他特務機關。有幾個在非特務機關工作，也有特工陪伴着他們，他們在過着精神上無期徒刑的生活。

這種上課和個別談話是政治訓練，特工們算是感化政策。但這種政策施行的結果，收效極微。他們本意想把匪徒們的頭腦改變，思想糾正，幫他們去段江山。却相反地感化成一批意志更堅強，的革命健兒，使他們更坐不穩江山。我看到有許多「同學」，本來是無所謂的人物，冤枉捉來，關在集中營也相當耐折，使他們認識情勢，有幾位還了「王不惑，不改悔」，他們放聲了。

現在再談集中營的軍事管理。依照消息時間表，從黎明即起，直到天晚就寢（不熄燈），都是嚴肅。隊長們不是黃埔畢業，便是由出受過訓，深得治兵之法，使各一天到晚忙不過來，各一戰心去聽候。要我們少說話就叫我們多唱歌。早起唱歌，早晨前後唱歌，吃飯前唱歌，上課前唱歌，唱歌唱歌，臨睡以前唱歌，天雨不出操，食餐半天唱歌。這樣訓練教育機關，被歌之聲不絕，可是編商離散，究竟沒有邊際的容易，沒有許多歌本給我們唱。於是大家自唱抗戰歌曲，太行山上，黃河曲，八路軍軍歌。我們唱得聲嘶力竭，隊長們唱得天雷，雖聽不出我們唱的歌曲，但看我們唱的有勁，他們也高興。後來不知從何處弄去歌功，知道我們唱的是「好歌」，下令只准唱這歌，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歌，三民主義進行曲之類的「官歌」。於是早也三民主義，「孤軍英雄」，晚也三民主義，「孤軍英雄」。這可苦了憲兵。他們聽到國歌是要立正恭聽的，各隊的歌聲此起彼落，憲兵的獨立正消息，消息又立正。

隊長們治兵的心得，還可以表現在管理我們吃飯的方法上。軍人飯量吃得快，限十五分鐘吃畢。排隊報數唱歌之後，每六人分圍地上的菜鉢子蹲下來，一聲「開始」令下，我們就不管飯中的石砂蟲子，把飯直吞下去。不准把穀子飯粒落到地上，一不小心，就得挨罵，拾起吃進。這還是因為特別整「學員」不是軍人出身，特別原諒的。那軍官隊就更嚴格，限時更少，吃不好，罰立正，不准吃。有一個「同學」吃過飯，一條寸長的泡麵竹絲，硬卡在喉，無法取出或咽下。喉嚨化膿，呼吸困難，只能喝些湯水維持生命，後來，死是生，不得而知。這雖然於我們「學員」的胃大不舒服，甚至生命危險，但對於隊長們是好的。一則可以表現治軍有方，二則可以省下飯米，真是名利雙收的。

軍事管理，自然最主要的是軍紀。集中營的軍紀，特別多，不准一三人低聲說話，舉動和著者納「頑固份子」多談話，便是受個別談話。不准一個坐在冷靜的地方，獨自尋思。不准和憲兵多談話，不准違抗命令，不准接見親友探訪，寫信給親友，未經監獄的檢查。至於其他一般軍紀，如絕對服從，

要清潔整齊，男婦遠放捷等等，自然執行得更嚴厲。你偶爾多說一句話，走錯一步路，或模稜誤談，或吃便不小心，或對官長失了禮貌，你犯了軍紀，你就該處罰。還有處重之罰，在手槍兵們的高興不高興，倒不在乎你錯錯如何。罰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。

輕的罰是罰立正，要你川正城的立正姿勢，或在整理道儀前，或在人員共見之處，或在細雨中，或在烈日下，或在寒風裡，站上幾十分鐘以至數小時。罰跪，也和罰立正一樣。罰跑步，叫你一個人像驢子拉磨一般在地上跑圈子，幾十分鐘以至幾小時。罰禁槍姿勢，一名五岳朝天。兩腿左右分開踏成馬步姿勢，兩腿夾開，屁股要翹起，兩臂分開伸向上，兩手作猿猴步槍姿勢，頸仰伸出，仰面上視，做成這樣的姿勢維持幾十分鐘至一二小時，不准動一動。

重的罰是罰閉，或罰在營內屋臺中短個禁閉，或罰在茅寮做長期禁閉。罰打屁股。這不是罰別談話時的私語，違犯公罰。叫一學員，排隊觀看，把受罰人抄倒在地，留下褲子，或發長們親自動手，或時可拿回班長動手，拿者肩並用力打在大腿屁股交界處，打的數目先由發長宣佈，普通是一二十下至五十下。受打的人必須叫喊呼痛，否則發長和動手的人要得到唾氣，發長加打，打到受罰人出聲為止。有一次他上線下來，見到軍官做的一樣正在舉行打屁股處。那受罰人任打打得面腫發黑，還不作聲。那隊長氣得青筋綻出，發命的打。旁邊一團班長同受罰人在叫「你喊叫！你喊叫！」到後來那受罰的嘆了一口氣「唉！」那隊長才忿忿丟下馬鞭。還一個小特工說：「那隊長三天頭的痛痛得很厲害。有時隊長發嚴密軍紀起見，或通發發之怒，那打法又不同了。把全隊「學員」排好隊，將受罰者抬在地上，叫「學員」每人輪流打五下，要打很重，誰不肯打，就打得不重，就打誰。有許多「同學」，提起馬鞭，臉孔發白，手發抖，實在打不下手，隊長們被迫「你快打。這為難情長，彷彿平劇上演出的「陳琳棒打鴛鴦女」。也有「同學」寧可受隊長的拳打脚踢不肯打自己人。也有打二下，丟下馬鞭自己向在地上昏迷過去的。被打的人固然非得一二個月將息不起，而全隊也死氣森森的要好。

幾天。

這是教員和人的辦法。如果「學員」共同犯事，或一人犯事，而查不出是誰，就處罰全體。全隊排隊立正，恭聽辱罵，幾十分鐘不發利息。有時突然吹哨子集合，強迫於半秒鐘吹哨子緊急集合，排好隊一個口令喊跑步，跑兩三小時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軍官隊四十多個「女同學」，被罰跑步。她們咬著牙跑，只管跑。隊長喊「齊步」口令，不睬，喊「立定」口令也不停，一直跑了四個鐘頭，一個也不下來。那隊長背後督著，也要上前差後跑幾步，也看實吃力。起初還想拚一拚，後來自己實在挺不住，弄得無法可使，躲到場外樹下休息去了。她們才自動停下來。此後女「同學」不會再受全體跑步的處罰。

這樣嚴緊的軍事管理，這樣兇的軍紀整頓，並不能挫折我們「同學」一風。我們只有憤慨，仇恨。特工們想利用我們的憤慨，用種種方法來欺騙。他們公開宣佈三個月正式教育結束，就可回去。六個月期滿，又宣佈現在要分配工作了。過了多少時候，又宣佈再延長三個月技術教育。三個月期滿，又宣佈現在有的要分配工作了，有的可以釋放了。紀目紛紛集合在操場，聽長官部派來的官講話，聽長官們贈送禮品，每人手套、襪子、毛巾、褲子、三民主義讀本等。結果是改編為戰時青年訓練團（商會），特種軍官隊合併改組了六個中隊，一個人也不會出去。那手套、毛巾、襪子、可恥可笑的笑話，連有人敢公然把手套帶在手上，把毛巾掛在公共盥洗室的地方。特工們一聞，縱用我們情緒，二期想派員配合人土回國，表示他們辦的是訓練團，不是希特勒的集中營。因此叫「學員」組織了足球隊和排球隊。足球隊各中隊有一個，互相比賽，叫「學員」大家看。又把各隊選手組成一個手隊，名曰「重慶球隊」，到上海參加全國足球比賽。參加了「祝國慶」的錦標賽，三戰三勝，連獎金帶球票參加，共有三十多張。更難得贏一大出風頭，打敗了許多強隊，獲得最後決賽權。特工頭子的驚異，還以為我們也變壞了，竟說：「你們重慶球隊，還有什麼打贏不了！」

要球的時候，集中營各中隊「學員」被允許輪流排隊去看，由裝兵監視，隊長們帶領著。有一晚是女「學員」隊去看，可鬧倒了。特工頭子太太是富家千金，那頭子未出山時，頗以賢內助之功，不免女儀萬端，那太太像隻小牛老，燙髮，華衣，高跟鞋，獅子鼻，高鼻梁，細嘴，黃臉，口紅，眼線過市，路人無不注意。女「學員」隊隊長在街上走，女隊長見太太迎面來，連忙喊「向右看」，那太太注目。女「學員」開口令，開正步向右看。一看，見太太的情姿，大家暗的一聲笑。太太臉上立時粉底泛紅，又不肯當面發作。回到周田，姜丈夫立刻將女「學員」全體懲罰，那頭子覺得不好意思因太太事件而公開處罰，請她平氣，緩緩再說。太太大怒，說丈夫轉女「學員」的念頭，拍合打撻了一頓，跑到辦公室，叫隊長集合女「學員」大罵：「你們這些小毛頭，女頭捷！你們不服從。太太那副不尊敬我，你們笑我，就是不服從我，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上頭……」太太罵得喘了，回到家裡，還是越罵越氣，第二天，頭子不知那話去了，周田村十多天不見太太的情影。這件事弄得周田一片沸騰風聲，從此不准「學員」看球，過了幾天「更新球隊」的主要的二個球員逃亡了，球也架不成，「更新球隊」解散了。

那劇團也取名曰「更新」。「學員」中很多文化青年，演，演員一應俱全，一下子說組成幾十個人的劇團。特別請准一筆經費，辦了全套幕布，大小道具，化妝油彩，做了許許多多軟便佈景，音響化了一點錢。可是三戰區沒有特許劇本，於是劇團演出的多是農村曲，雜劇，甚至演夏初的作品。時常有人說這劇本是左傾的，但經上頭審查認為尚無大礙，就公演了，起初集中營裡自己看看，後來請外人士來看，後來到城裡去演，長官部去演，看的人都說演得好，比三戰區政治部的劇團好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派在「三戰區」的演劇第三隊好。於是「更新劇團」又大出風頭，特工們面上好不光彩，於是就煩了。

長官部的命令更新劇團到鈴山縣去演出，於是特工頭子們大為興奮，叫劇團排演新劇本，重演

習佈景，戲院演員要特別賣力，這是長官部的命令，可不是玩物。排練熟了，佈景設備得差不多了，決計演戲。日子，報告了長官部，長官部知道了鉛山的軍政機關。突然發覺佈景的負責人員，其待遇是極低的。於是把他關到茅寮嶺去。可是佈景還有許多未齊備，有的只蓋了一半，設計、裝幕，沒有人可以幹。是特頭圖又一向以佈景之出色，爲觀衆所嘆賞，長官部是知道的，這真爲難了。特頭主任，他既不敢向長官部報告中止演出，要演出又不可無佈景。他叫顧少其，提過仍出來工作，讓少其部可留在茅寮嶺，不肯悔過。幾次提意部下們去勸顧少其，沒有效果。又下不爲面子自貶，他出來，演出的日期一天迫近一天，再不放出來，戲演不成功，如何向長官部交代。終於只好放他出來，叫他工作，將來再悔過，說是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。劇團在鉛山演出，顧少其他們穿了花裝衣服，扮老百姓，在最後一幕劇未演出時，同四五個「同學」一起逃走了，幸而是最後一幕佈景已裝好，總算不當場出醜。主任一怒解散了劇團，但長官部並不知道，劇團的解散不久又命令重新調到廣興縣去演出。只好組織劇團，把認爲靠不住的團員都剔出，加入了認爲靠得住的「學員」，劇本又在排演了，佈景又在裝備了，過了不久戲團已排演成熟，要預演了，預演的前一天，八個演員逃走了，主角演員少了好幾個，最出色女主角也逃走了，如臨場台了，一個爲藝術而藝術的導演兼佈景的「同學」，痛哭了一場，特工頭子們垂頭喪氣，再也壓臨不住，只好老實報告上去，得到「管理欠竭」的批評。

三

我萬分感謝我的朋友們。他們在外，竭力奔走營救我，每隔一些時候總請得要人的電報信件，或地方人士的公函來保護我。在上臨的或過上臨的許多朋友，時常到集中來來看我。他們始終不懈，亦把我弄出去。雖然一時沒有辦法拉我出去，但因此也得到大小特工們另覓資格。

當我過特約班不到一個月的時候，李密儀的那個管理員來私下告知我，他說：「蔡書記可以出來了，有X將軍打電報來保你，司令長官已批准，公事已發到專員處，就可轉送來。」我知道這消息之後，心裡一上一下，究竟不知可靠不可靠。天天等著這消息的實現。坐牢者心裡最難過的是初進牢獄，和將出獄而未出的兩個時期。我那時風有一天也等不住的心境。等了一星期，班本都來傳喚我聽話。由總幹事和我談。他很客氣的對我說：「你的案子弄明白了，委用了許多時候，現在可以自白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喜從天降，幾要喊出「好了！好了！」他又搬張桌並兩張，問長問短。說到後來，終於說到「主任很看得起你，請你在我這邊工作。」我兜頭被澆了一桶冷水，神志清醒了。知道原來如此。答道：「我這人心直口快。不適合做你們的工作，請讓我回家去。」

他知我的說：「不要你去做外勤工作，做總辦內勤工作好了。」

我起初還有些說情說理，後來知道沒用，就決然的說：「我不願意做，但工作，請總辦主任勿誤費心。」

他也就拉長臉孔，搖落下巴，笑笑著說：「那你還要在此，不得出去。老實告訴你，我說一個區司令的電報，原是委員長的命令，也須經我們審核，才能決定。」

我說：「那也只好聽天由命！」

從此之後，朋友們各以營救的辦法都無効了。雖然每隔若干時總有消息傳來，說我又有可能的希望，但上面公文總下來，到特約班審查呈報的結果，我還該受罰。總算爲了保人的面子，蔡書記特別待我，除去上獄和勞作。

那總幹事辦法多，他是隨着人出身，對於文化人，特別愛護。要我們七八個文化因徒負責整理書籍報。稿子須由他審查過。但我們的隊長反對由總幹事來管。他說：「這是隊上的事，隊上管。」他又說「總幹事的用意是想扼勢力，所以能絡近七八人，給他起作用。」隊長對於總幹事也反感，但稿子

要由他審查。我們心中也贊成隊長的主張，因為他是武人。我們開始籌備出報了。

這可惱了總幹事，他集合全隊學員訓話。意思說特訓班除了主任，就是總幹事，他是一人之下，千人之上的。隊部只能管隊員的生活，一切教育教誨，都要由班本部管理。他大發其牢騷，言語之中，當然大部分是指隊部說的。

隊長到了夜飯後，也同我們召集訓話。他說：「你們要弄清楚，上面派好職務，各有所司，隊長有總管隊上一切的事，班本部人員自有班本部的職務，管不到隊上來。」他講到他有來歷的，他是實地四團畢業生，他要做官，著實可做得大了，他不希望這個隊長位置。他什麼都不怕，叫我們仍照舊辦隊報。

總幹事雖然除了主任他頂大，但他並非主任的嫡系，他是請來的客串。隊長乃是跟主任多年的部下，軍官隊各隊長以及大小特工部是一系的人，那總幹事除一二個教育和幾個小職員之外就沒有親人。他的確要我們給他起作用，使隊員都對他聽話，就制服那隊長了。結果表了一場氣，又自覺實力不及，只好忍氣吞聲。

隊長還做給總幹事看看，使他也知道我隊長雖武人却也懂得文事。於是叫木匠做發報板，買紙張，鋪筆墨，紙費不而班本部報消，由他設法。要我們發報幹得很出色。

我們請「同學」們寫稿，一星期出一次。第一期稿子齊了，交給隊長審查。他慎重地看了一遍說：「沒有什麼，你們出版好了。」於是發報出來了，大家很高興。第二期又編好給隊長看，他翻閱了一下說：「沒有什麼，你們出版好了。」於是又是第三期。每期出版，壁報前擠滿觀衆。壁報上若實也有一些可看的東西。頗少其的報頭登，胡雪岑的詩。總幹事也每期來觀看。

壁報出了五六期，總幹事報告主任說壁報有問題。他指出報頭一幅畫著集中營的骨長，高牆圍網，兩隻老虎在空中高飛，題曰「高飛」的水彩畫。和一首詠著墨美你士偷火故事的詩，是大有問題

的。要求將那原稿。隊長知道了，把那稿子撕毀，稿幹事又落了一場空。他多方想辦法討名字，稿幹事也處處推他的爛帳。

這幹事究竟是個「計策多，用釜底抽薪之法。把我們七個人圍攻文一組，另外居住，不留在隊內，看你們不得底。又可以給我們看看他的手段，看你們還敢不買我稿幹事的計。他帶我們到距離四村三四里的石底村和第四軍高級幹部在一起，可是不准我們和他們談話。到了馬鞍山管理我們，十多個連長隨着我們。新四軍高級幹部十個人，我們七個人同住着一所房子，天天見面相視，心心相印，却連招呼也不打一個。我們從板壁縫裡相策談，大家倒也過得好。

可是稿幹事還有計策來纏我們。既是文化組，就該寫文章。由總教官出題目，派我們每個星期交二篇文章。各按所學，分題作文，學經濟的寫經濟文章，研究文學的寫文學文章，我沒有專學，不分到的題目是「科學與救國」，這題目還可應付。我說：「我不會寫白話文，只會寫文言。」總教官說：「文言更好。」於是我在對仗上哇，字詞聲韻上面做工夫。創造了許多典故，又寫了許多草率交式的古怪字。做好之後，自己搖頭朗誦幾遍，心裏還真可以考得進秀才。交卷上去，我自己讀不出的文章，總教官却看得懂，他說：「寫得復精彩。」其餘六位「同學」，也說法法人人，各有巧妙不同。總教官說：「都還可以。」總教官的要分門別類同時出七個題目，現在也是難事。稿幹事教官叫我們自己出題目。我於學造的故典更多，對仗用工，連題目都自己看小要發笑。總教官很欣賞，他說我「國學有根底」。有個小幹事讀了我的文章很佩服。是富陽人，和那總教官認識。他說我的文章美都美。那總教官的文章是不差，可惜他學理深，思想不純正，否則文章一定更厚。

我們在石底村住了一個多月，不知什麼原因又把我们移回四村。住在特訓班外面小廬裡，有一個連長班長和一個上等兵副班長跟我們。准我們每周回村裡可以隨便走走。後來可以由連長副班長到村外去，後來可以到上鶴城裡去。官兵知道我保人多，不怕我逃，還時常給我到朋友那裏去吃飯。稿幹事

隊長兩面使氣不來管我們，文章雖然仍須作，但不來催得緊就不交，起初倒把月交一送，總教官在文章頭實在也看不出我的「想」，無從來糾正，興趣也淡了，不再來催索，我們就懶惰道小考。所以我們只要盡其答應，或「盡其耳目」，什麼事都可以做。我們吃為集中營的特殊份子，「同學」們稱爲「七君子」。起初我們也覺得特殊，看見「同學」們難爲情，後來也不覺得了。

▲我每天提了酒瓶到下周出村店裡去買酒，老板優待長顧客，我去買酒打傳八五折。後來這傳酒瓶好似水滸小說裡草料場老軍送給林沖的消葫蘆一般，老軍認得兩個說，見酒便打八五折。我還同「五」，不但「識了」村店的老板，而且混熟了幾個愛喝酒的隊長、教官、憲兵，以及小職員們。我似乎對那些異樣的人物，日與落水鬼爲伍，知道鬼的使何脾胃，也不覺得鬼之可怕，而且引得了幾個小鬼動了想投胎入身之念。

從這些鬼友裡，我得到別個「同學」不易知道的專信，集中營裡只要有些小風波，他便得到了消息。甚至某隊長打太太，某團官毆打某團長太太一件醜聞，某隊長吃起醋來撒謊了，我都曾知道。隊上的「同學」們也從我這裡得到外面的消息。曾想將有什麼新花樣，特工又有什麼鬼計使出來，軍人已殺了狗，特工們賭着不給「同學」們知道的新聞，敵人已打到什麼地方，以至於上臨城裡被炸死了多少人，「同學」們多能知道。那隊長時常還要我給他寫公文，和班本部打筆墨官司，有時要我幫他同特務長算帳，因此特務長指了多少油，隊長吃了多少酸茶陰鹽，同學們也都會知道。一個好消息或重要的惡消息立刻會傳遍全營。而我呢，聽消息，傳達消息，整天忙得不亦樂乎。特工們也奇怪。同「同學」們消息爲什麼這樣靈，查不出來，懷疑是該兵定漏的，因此常引起隊長們和憲兵們的爭鬧。主任嫡系的特工們對於憲兵不大看得入眼，憲兵廠官兵也極看不起主任系特工，他們兩同行，不但在我們四徒頭上各顯英雄，他們自己也各做我的工作，我做的工作，常常互相碰頭。有一次，不知那個主任系特工授意一個自新份子，有意向一個守衛的憲兵接洽逃跑，想把許多學員逃跑的責任

擺在憲兵身上，匪徒兵引帶學員開小差。那憲兵也想把那人引到外面逮捕，以證明主任系特工的編用，連自新都是真的。就答應了那人一同逃脫。演了賊捉賊的把戲，鬧到大頭子道臺。

原來集中營的警政由憲兵負責，訓練由主任系特工負責的，但有許多不開責任的，尤其是學員逃脫的責任。發現一個學員逃走，隊長與憲兵警政不嚴，要該兵去追回來，憲兵與隊長們飯桶管不住學員，要隊長們自己去追捕。

我們「同學」在集中營裡，過着不是用「苦痛」、「不自由」、「囚犯」、「非人」、「奴隸」等，普通字樣所是够形容的生活，在絕望的歲月中，除了設法逃亡之外，是難得得到自由的。自從集中營開始以來，「同學」就不斷的逃亡出去，或一個人逃，或二三個人以至七八個人同逃，到後來逃亡的事件越弄越多起來，那特工大頭子甚至下命令，如某一個在一個月內逃亡五人，那隊長就受微職處分的連坐法。隊長們把「學員」逃亡，看做威脅他生命放的重，但仍無法減少我們「同學」的逃亡。逃出去之後被捉回來的是少數。這固然由於逃亡者的計劃精密，行動勇敢和嚴密。但兩個特工派系間的矛盾空隙也不無幫助。

使我記起一曉逃亡故事，特爾班有個隊副，年紀還青，未曾娶妻。他平時扮着笑面虎的角色，對「同學」似乎很肯幫助的樣子，尤其見到女「同學」，更是笑逐顏開。他在想吃天魚肉，對一限姓孫的女「同學」轉令頭，那女「同學」也屬於「頑固份子」之類的。但隊副在主任面前說了許多話，要求允許他負責做這女「同學」的工作。在特工道中，如果能把這樣的女子做得如願以償的話，在裏是不特可以奉旨放親，踏聲聲聲，而且是可以左右板前顯得他青年有為，博得青睞的，這是兩美的事。於是他就先把這女「同學」弄到劇團裡，後來假造了那女「同學」的自新報告呈上去。那女「同學」除了逃亡沒有辦法，在劇團裡和同志們佈置好逃亡的準備。那天在大操場由長官都派官來慰勞自新份子的時候，那隊副矯了主任的命令，騙這女「同學」到大操場裡去，問他什麼事，他說：「不知道」

「女『同學』再三不肯去，他現出真身。翻下面孔惡狠狠地追迫她。女『同學』一邊走一邊哭，膝間跟在後面勸，還未到大橋，她對隊附說：『殺了我也不去！』突然回轉，跑回來了。」

這時羅景毅大為尷尬，哭笑不得。於是他的同事們成人之美，大家答應幫他忙，務必使姑孫的轉機，喝杯喜酒。那女『同學』知道此事應允，決定當日逃出去，我與他們等一天，以便我可以到外面再多弄些錢來給他們。她說人家計劃，當了，簡出去再說。到了黃昏，她和她同走的「同學」公然經過憲兵崗，以奉令偵查具的名義出去，幾個憲兵在路上遇到她們，見是劇團裡的人，也不十分盤問，劇團裡不久發覺，便逃走了。這八個人一起逃過的事，使主任系特工團和憲兵們大傷腦筋。憲兵說劇團在營外另居，他們可以不負責任。隊長說劇團門口有崗崗，出去又是經過崗崗的，要憲兵負責。經過折衝，憲兵只好發二個排去追。他們在往土橋城去的路上一追，不到兩個鐘頭回來了，路上崗方面的一路沒有蹤跡。

那獵殺癡心不死，照舊兵不分頭去追，敷衍塞責。他口告奮勇，連夜向廣豐縣去路上追。到天亮走到一個涼亭裡，坐下來休息一會，抬頭看見壁上有粉筆寫著的詩句，具名的是那八位「同學」之一。他斷定他們從這條路去了。又一個涼亭，壁紙又見有「我們去也！再會」等字句，下面又具着八位之中的另一名字，他向這條路起頭追趕。到了廣豐城裡尋覓了一晝夜，毫無線索。再過去追趕，沒有信心了。換裝而歸，好幾日不見笑面。

憲兵的特務組織，自成系統，直屬中央的憲兵司令部。憲兵都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，反共教育。他們任務，正如那位九隻九頭鳥的團長所說的，什麼都會得到。實際上是以反共為中心的。一切有關「黨政軍警法，農工商學兵」的憲兵任務，都繞着這中心。他們知識水準比較高，初期招募的士兵多是初中高中程度，至少也是小學畢業。他們腦子裡都已訓練有一套東西。都有一知半解的理論，能講得歪曲的，荒謬的理論。這種是為只知盲從的隊長特工們所不及的。

無償當兵都爲特種組織所控制，但我們說個個當兵是特工，却又不然。他們原都不想作鬼的，而是中了鬼王的鬼計，套入吊索，打入森羅殿前，地獄門口，當那牛頭馬面的惡司，幹那鬼卒無常的差使。除了幾個官長和少數班長以及極少數的士兵在孟婆亭喝了迷魂湯，忘了人世間之外，其餘大多數，多未失去人心。他們浸在黑的鬼域裡，切慕著人世間的光明，誰不動投胎入身之念。但他們要想得到鬼王准許放回陽間，那是千難萬難的事，他們在望鄉台上不知流了多少思親念友之淚！

看守我們的憲兵，起初自然裝着鬼臉孔，儼然有介事，後來逐漸和我們相熟悉，講起人話來了。許多憲兵下班後沒有事便邀到我們這裡來閒談，我們那屋子成爲了憲兵的俱樂部。他們覺得我們的屋子雖窄小卻吸得到人氣息，有幾個簡直除了吃飯睡覺上差之外，一天到晚和我們廝混在一起，親暱得如朋友一般，我稱他們無常伯伯（魯迅先生談目連戲的一文中，曾說過無常鬼是人們最熟悉親近的事），他們也不生氣。

從他們的談話中，我們可以見到他們赤誠的人心。這種人心他們是不好到處隨便顯示的。一不小心，便要禍事臨身。我們同情他們的的不幸遭遇。他們原是好人家的子弟，年紀青，身體強，都受過相當教育。抗戰初期或爲愛國熱誠所激，投筆從戎，或因失學失業，度不擇路，竟因家鄉淪陷，窮無所歸，也爲了逃避抽壯丁，而願當兵。以下上前線。當憲兵機關到各處招考的時候，堂堂的招考軍艦上，寫着動人的條文，其中規定四年可以退伍。待遇特優，餉銀之外又有津貼。他們去應試了，當考場恐怕考不取，甚至明度軍預備考試用的課目，然而他們都錄取了。

找到保人，填上保證書，志願書等手續，他們由各地送到憲兵隊裡，教了入伍生。過着「三場」開堂，普茶豆腐湯」的一般軍隊的小兵生活，接受了「憲兵乃陸軍第一兵科也」的專有的教育。當了二年半的入伍生，能够成績合格准予結業之後，分派到憲兵團各連隊裡服役，才算是正式當兵，扣除去是一新兵，過了一年二年以至三年，看他們成績尚可，調到上等兵出缺，才提補上去。由上等

兵面下士，中士，上士，准尉，一級級一層層提升上去，如果要升到少校應役的話，就到警察白也未必可能。看守我們的一個隊長是就級以補入伍的。他還是高中生，七年了才升到中士班長。我們笑他們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上等兵」。他們也承認，不過要求把「得」字改爲「應」一字。

憲兵的軍律比別種軍隊嚴得多，一般都要罪加一等，從重處罰的。而且想容易得彈，憲兵之間互相監視，一言一動，上面都能知道。稍有過失，就交懲罰，輕則打軍棍，坐禁閉，重則徒刑槍斃。犯了罪，很難得逢軍法機關依法判決，連槍斃也由憲兵隊自己可以執行的。他們的餉銀比別種士兵多，班長以上就有所謂「憲兵津貼」，但在物價高漲之下也不能經常吃青菜豆腐湯，他們要想請假，服役時期與律不允許。依照章程規定的四年已期滿了，請求退伍，說是國難時間，延長服役，不准所請。就是有了特殊原因如重病殘廢等，請准長假到案裡，還不離開憲兵隊的關係。他們的生計比我們實在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的相差。有個班長說：「我們還不是同你們一樣，不過你們是被捉來的，我們是被捉來的，這一點不同罷了。」他們精神上的痛苦且更甚於我們。因爲我們明白自己爲什麼，爲了什麼要參軍中營，他們却不明白自己爲了什麼當憲兵。

他們也落在深淵裡，他們要想出得還深淵，除了逃亡也沒有別法。但他們的逃亡，比我們更困難，更危險。因爲他們入伍時填着三代履歷，寫着親屬的名字，更有一個保人，你逃跑了，就要連累親屬保人吃官司，憲兵自己的法律規定，憲兵逃逃被捉回，就不要經審判手續立即槍決的。我們被捉回的逃兵，雖也有被槍斃的，卻不是用逃過名義槍斃的。憲兵們在這樣的嚴厲的管制下，他們爲了要做人：卻仍能開防困難，不計生命危險，時常有逃回的。集中營裡一百四五十個逃兵和我們這許多囚徒，日日爲伍，唱到的是人氣息，聽到的是人語，這給他們的刺激是不小的。一個人上了當，自己不知道的時候，到也視爲當然，等到自己覺得上當之後，那是追悔不及，苦痛之樣的。記得有個冤故事，一個吊死鬼掛好了牆頭誘一個人上吊，那人不用回頭而把腰套進繩裏去。吊死鬼說：「你吊錯了

。」那人說：「我沒有弄錯，各錯了一，才有今日。」吊死鬼聞言大笑，立即不遵守找替死鬼的合法手續，做了個「偷來人身」投胎而去。盜兵朋友們正和那吊死鬼一般情境，他們不安合法講反假的手續，不斷地逃出鬼門關而去。他們獨自逃，結伴逃，也有同我們學員一起逃的。起初還多限於家鄉附近，或索屬保人不見追究得到的人，逐漸連家區可去的也逃跑了。盜兵和學員在逃跑的競賽上逐漸超過了學員的比率。後來我在浙江某一個公務貿易機關裡遇到一個逃出來的盜兵。他見了我熱烈的拉住我的手，問我還認識他不。他現在改名換姓在此做會計工作，他又告訴我，他是某中營撤到福建後逃出來的。那時他們一連連兵剩的不到四十個了。

至於主任領系特工，不同了。他們的素質不像盜兵的單純，出身也比盜兵複雜得多。他們吃這碗飯時間也久，大都已是官階級了。他們之中的大多數，已喝透了「孟婆湯」，不但忘了人間世，而且對於「人」這個東西已經有成見，嗅到人氣，聽到人話，覺得怪不舒服了。他們所受的訓練也不同於盜兵。他們在廬山也學過反共的一套理論，但這不是他們的主要功課。所以在這門功課上，除了幾個頭子之外，實在不及盜兵。他們所學的主要功課是屬於反共的實踐上的。如何釘哨，如何偷竊或搶劫文件，如何綁架，如何進行暗殺等等的技術，他們都有心得的。他們有一本寶貴的書，大概是錢穆寫的。裡面講的都是這類行動技術。每一種技術都舉有實例說明。講暗殺術的一章，舉的實例是在上海某醫院暗殺一個人（名字已忘）。這人已被暗殺一次，槍傷不死，在醫院裡醫治的。舉例很詳細，如何計劃，如何準備，如何進行，如何脫身，都一一說明，並附有一張圖，畫著醫院房屋的平面，用紅黑虛線指出暗殺者的出路和進路。還一本兩百多頁的書，這是他們傳媳不傳女的秘本。他們的金裝本領，全在這書中。不過如何打屁股，如何使藥劑，書上沒有說，倒是他們無師自通的。至於如何顛倒是非，造謠說謊，挑撥離間，含血噴人，惡罵威脅，放刁撒潑，羅織誣陷，拖人落水，張冠李戴，武斷歪曲，吹毛求疵，指桑罵槐，反客為主，興風作浪，包藏詭惑，招搖撞騙，裝腔作勢，吹牛揚揚，

……這一整套本領，他們也來得一二手，卻非其所專。這套本領在集中營裡要算總教習、教員、司事員等一批「文人」比較高明，但這批文人，比文於「雙勾鈎」(註)特工系統裡的專家們，卻又小巫之大巫了。

主任系的特工在三號及各地都有。據說他們的任務，不單是反共，也做反漢奸反敵人的工作。其實這兩種表面上也在做，骨子裡天曉得。在集中營裡做隊長隊副等工作的，多是在外面混不好，或犯了特種紀律，或被同行傾軋，被調來當這苦差使的。他們一部不很專意，竊取牢騷，不免時常廢作。

我在他們的牢房中，知道他們是爲壓缺的一等差使是派到游擊隊裡去工作，拉幹一撥，黃金萬兩，略有危險，份頭可派。如果胆大，自己提得隊伍，上面可以領餉，下面老子第一，爲所欲爲，那倒罷了。其次是派到游奸營裡工作，既無危險，又多進取，工作情報自有漢奸幫忙。聽說漢奸見他，總多一雙眼睛，待之如上賓。其次是普通外勤，也可以帽子一頂，竹筒隨來，在天酒地，任憑醉生，再其次是辦案子處犯人，只要手段靈活，斗快可擔。退得巧還可以弄個把「廢物利用」(註)。

最苦的是被派到「團區」工作，既危險，又無錢，出力不討好。但還可以敷衍塞責，多造些川旅匪網費，實很寬綽。在集中營，那是太苦差使了。每月只有規定的幾個飯銀，學員身上只有虱子疥瘡，無油可搽，雞可以在餘米鹽鹽上搽些油，也是若限，大頭子又是馬蹄刀木料裡切菜，滴水不漏的。一年三百六十日老吊在隊上，諸般因徒又是天上星宿，不易有交遊，弄得不巧，就吃上柴排頭。有這上般苦楚，也難怪他們在遊擊隊裡記缺了。我記起在周田村茶館裡遇到的一個當游擊隊長的特工。上周田村有個小酒菜館，我也是老頭主，有一天我在那茶館裡獨酌，來了一個不會在村上見過的

(註)「雙勾鈎」，CC也，象形。

(註) 據說某特工已判一個女犯人禁錮。執行的頭天晚上，去誘姦女犯，答應給釋放，姦姦第二

天仍把那女犯偵察，一個同行說他缺德，他道：「這是廢物，用啊！」

人。在我對面坐下來，臉色上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樣子。他叫老板拿清茶來，獨酌起來。盯著眼看我，過了一會他走到爐灶邊去問老板：「那位是誰？」老板開玩笑對他說：「他是這裡的頂司的。」那人問：「任什麼職務的？」老板說：「大秘書。」那人問：「是主任這裡的？」老板一面回答他：「對啦！」一面回轉頭來向我做了一個鬼臉，笑了笑。那人又叫了一只茶，坐下來，想和我說話，卻又

不說。他吃好，坐著刷牙，見我也吃好了，他立起付賬，他扣我的賬也坐在內，我連忙阻止他，他道說：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」便給我付了賬。第二天中午我在那茶館坐，又見那人鬼鬼祟祟來了，他招呼我，於是又叫酒來，我想走了，他一定要請我同喝。他問我「貴姓」，我答姓張，他就張秘書張秘書的稱呼我，似乎很親熱。在談話中，我知道他是游擊總隊副總隊長，在江北打游擊。我問他江北怎樣，他說那邊都是新四軍。我說：「新四軍不是早解決了嗎？」他說：「江南的撥掉一點，江北的越弄越多，上次我來時新四軍勢力不到的地方，還有十多縣，等我領了餉回去，只剩二三縣了。」談到後來，我問他有什麼事到這裡來。他答是來見主任的。我問有沒有見過。他說：跑了兩天還不會見到。」我說「主任確不在，你有什麼來？」他說：「不要說起，上面也太不原諒人。」我問他怎樣。他說：「不瞞你秘書說，我一個連隊的經費，長官部已經批准五百人，符號也發了。上次我來時參謀官應先發三百人的，結果只實領到一百人的。這次我來請求增加，主任要我報告實際人數。不瞞你秘書說，我人數的確增加了不少哩！」我裝作沒事的樣子，像無有介事的說：「上面做事也有上面的難處，還不是一個子可以換陽春的，有一百人的實發下來，也算不錯了。」他似乎氣平下來，點了點頭說：「張秘書！你的話也不錯。不過我下面還有大隊長，中隊長，這點數目實在不够分配，請秘書幫一下兄弟的忙，向主任解說。」我擺著認真的樣子問：「你們究竟有多少人呢？」他嘆聲地說：「

「百幾要麼多呵。」我說：「恐怕沒有這！」他似乎說老實話的樣子回答我：「不曉得秘密說，上次已經有二十多個哩，現在確增加到六七十了，這些窮鬼，實在不敷分配。」我說：「司令恐怕沒有照批准發下來吧！」他說：「不會錯的！不會錯的！我已打聽過，確照發了。」最後我答應他說話。這位曾失魂，武裝特工小頭子表示非常感激，又接著付了班。

集中營的隊長們所渴望的脫獄，所謂自己擺游擊隊伍，原來就是這樣提議的。這類奧妙，我偶於無意之中得到的。其他奧妙手法，秘密提議日漸多得很，我也不需要多去探聽，因為這於我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，別無用處，而且如果給特工們知道我知道的太多，不但永不會放我出去，弄得不好的性命還不要著實。

特工們對於我也說不過，說「頑固」不大像「頑固」。說不「頑固」又不大肯妥協。說老實却是拉一鑿全身動的，說不老實又有些老實相，於是他們認為是一無所謂一份子。我也樂得無所謂，假裝假呆，裝聾作啞。每日喝酒到花生，借酒遮面，高談闊論，滿口孔夫子道理。拉出「我的朋友」某某某某目，或嚇唬嚇小特工。只是那總教習看文章的跟睛雖然有些那個，感覺倒比較多，他對我的略是：「似裝糊塗，實屬可疑。」然而不過是可疑而已。

我們「七君子」在這幾個月裡，生活倒也可以過，吃得飽，睡得好，又有憲兵保護，安全有保障，只是缺少一樣緊要的東西。就是「自由」。我們好似動物園鐵絲網裡面的七君子（鳥名）看得見天，却飛不上天。然而比之於像籠中鳥的隊上「同學」已是特殊了。

說起特殊的囚徒，倒記起一位道士「同學」來。這位「同學」年紀已約半百，兩鬢微白，瘦也瘦，兩耳聾得很。他家就在江西，臨湖開田村，不過五六十里。他是道教會會員。開會不虛手，未起風雲都允許，擅自秘密開會，有人告發是共產黨活動嫌疑，因此被捉來關在牢裡，不寒不問，解到集中營當「學員」。他大不認識字，兩耳又聾，但仍須上課聽講，原諒他年老眼花，又聽不

到口令，學洋操實在要不得，准他在旁邊學習，其餘還是和其他「學員」一樣生活。他雖不見別人的話，他也不說話，不會唱歌，不會遊戲。特工當他玩物一般戲弄他，他也一概不理會。上課感化，個別談話，到他這裡總不起作用，特工們對他也没辦法。後來叫，當伙夫，又不合燒飯，挑水，只能做做片飯送菜等等下手工作。

他家裡很窮苦，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十四歲，是他妻帶來的前夫的兒子。平時靠他拿妖捉鬼渡日。現在他自己被捉，一家五口就要餓肚子，他妻子寫信來，求親戚朋友買米了，問他幾時可以出來。不久又來了第二封信，說已把大女兒賣了，但又吃光了，打聽賣小女兒，問他幾時可以回家。他要我代寫一個報告請求釋放，報告上去，沒批示。第三封信又來了，是大兒子送來的，他妻子說小女兒又賣掉了。但是他沒有回去，一天他妻子抱了三四歲的小兒子，帶着大兒子跑到集中營來，要求接見丈夫。憲兵不准她進去，她坐在特調班門口哀哀啼哭不止，特工才准道士「同學」直去接見。他妻子帶哭帶訴賣女兒的經過，兩個女兒的身價只吃了二個多月，就完了，現在只好賣兒子，已說好戶頭，五十塊錢價錢。她捨不得母子分離，哭了一夜，決心不落，跑來商量。她顫抖的聲音並不十分高，可是道士似乎都懂得，他舉立著，把兒子抱過來，仔細看了一遍，又交給妻子。他叫妻子等一等，自己跑進裡面，到校長面前，跪地跪下，兩淚如雨，請求隊長救救他，隊長叫他起來，對他說：「你再打一個報告，我給你轉上去。」他要求再去見妻子，卻不准許了。他妻子坐在特調班外面痛哭流涕，被憲兵又勸又送的趕出去。報告轉上去，仍沒有批示。

過了不久，集中營發生一件大事。有一個小頭子養得一個獨子，這一週幾不到，突然生病起來，醫官看不好，請了外面中西醫來看，也不見好，毛病只是天天重起來，急得他夫婦兩成皇天。老百姓說一定觸犯了什麼，鬼怪在作祟，太太也以爲然。說也奇怪：集中營的特工們，未曾娶妻的不算，大小官兒數十人多沒有一男半女，據我所知，那時有兒子的只不過二三人而已。——也許以後已生育

，也許另有兒子，我可不知道。特工們只有在這點上還有些人性，他們沒有不想益於生個兒子，也只有這點在他們唯生哲學陰陽太極圖的因果觀念上，有些難言之隱。現在爺祖宗隔深養得個寶貝兒子，竟又生起病來，藥石無靈，那得不掛心頭肉般的痛。就是他的同事們也爲他着急，可惜。道爲特工們所重視的消息，傳入營中，連鄧子也聽到了。他對隊長說，恐怕是野鬼乞食作祟，他會得捉。那小頭子本來早想請道士來驅捉，只恐怕別人說他迷信。既然「學自」會捉，那最好沒有。他說：「不妨試試，明知迷信無用，但也可慰太太之心。」於是買了香燭紙錢，雞鴨魚肉，用演劇需要的名義，借到了道觀前寬角法劍全副行頭。請出村中七八個姓女老百姓。我們這位「同學」，仗劍而步，作法唸咒。整整忙了一天半夜，一袋那小頭子的祖宗有靈，其二也是我們這位道士「同學」運氣轉，否則察來：鄧小公子逐漸有起色，不幾天會好轉會笑了。從此我們這位「同學」得到許多特工太太的好感。他從籠子裡放到雞絲網裡了，住在火庫房，可以在異村自由。他又得到太太們的贊揚和宣傳，村子裡的老百姓知道訓練班道士很靈驗。家人有病，就找太太們請他作法。第一因爲我們道「同學」，有求必應。第二作法唸咒認真，他是學子，只恐別人聽不見，咒語聲吟得特別響亮，而且始終不解。第三他不要錢，只照例請他吃些餐飯，拿些照例須拿的請鬼的酒菜。有道幾種便利，老百姓樂於請他，他把拿來的酒菜送給太太隊長們吃，更得特工們的信任。起初准在近鄰村子去作法，逐漸卜多里路外的村子來請，也准他獨自去了。訓練班道士名望更大起來，他索性叫大兒子設法向同行借了些行頭來，住在開田村一同幫忙，生意好得很。可是等到改編爲戰時青年訓練團的時候，這位年老的道士變了戰時的青年。自然青年不宜於迷信，不准再做迷信的行當。集中營從上嚴撤退，不知他的下落如何。

我們「七君子」過着特殊囚犯的生活，有十個月之久，但我們要得到自由高飛，也除非斷開羈絆網架出去不可，我們也只有逃遁。我們七個人估計，有的斷出去之後，還不得一乾二淨，解決不了問

飯，有的體力不勝，臥不動路，有三個只要跑出來他就是勝利。他們早計劃了，有機會決定衝出去。他們走的那天，天氣驟轉春暖，我們統統穿絨線背心都脫在床上了。我們四人同一個憲兵班長到下周田村店吃酒。我吃得興子起，這一杯杯的要來，上下古今地談，吃了兩個多鐘頭，我還想吃些，憲兵班長再三催促回來，黃昏才醉醺醺到屋子裡。副班長打好籃球回來，班長問他們三個人呢？副班長說：「在老百姓家吃東西」，班長叫帶去找。我們要裝嚴靜，提開棋盤下棋。憲兵班長找去沒有，發覺他們走了。我們也大驚小怪地發覺絨線衫衣服不見了，說他們不該偷了難友的東西走。憲兵隊立刻大批動員分頭去追趕。我們在歡迎三個朋友一路平安。到了夜裡，憲兵連長到我們房子裡來問那班長：「這裡誰同他們要好？」那班長指出是我。連長問我的名字「起來！」他問我：「事先知不知道他們要開小差？」我說：「我們四個人同他們三個鬧翻臉，不同他們說話已經幾個月了，這是你們都知道的，他們怎肯告訴我們要開小差！」問答中他提不起精神。他忿忿地自語：「看他們逃到那裡去！逃得出便是他們的！一立起走了。第二天憲兵喀然回來。我們朋友已到他們要去的地方去了。他們已是自己的。而不是那班長的了。」

我們四個不遜的「君子」，當然依法這坐，總算消氣就關在住所，是不准出戶，禁閉十多天。以後不准隨便在村中跑，到村外更不必說。不過酒仍准我飲，菜也准我拿進來。菜館老板做了我臨時通訊員，他們絕斷不了我和外面朋友的聯繫。

特調班軍官隊合編為訓練團，公佈了。外面朋友又來設法營救。據說這次我無論如何可以出去。特工頭子又叫我談話，問我回到那裡去，要多少路費。我想這次無論如何可以出去了，在打算出去以後的計劃。然而改編的一天，我不是出去，而是進去。我們四個人被改編到第六隊去。這一隊特工們稱之為文「頑固」隊的，就是後來在編趙赤石大暴動的一隊。第三天又把我們四個人分編到第四隊和第三隊。第三隊是武「頑固」隊，詩人，報館主筆，一變而為武人。特工們大概因為我聲稱「可疑」

，但還不够「頑固」，糊在四條上擰，上擰，上擰，動作，固執不能再例外。磨擦許多藥方的幫助，替我代做苦力的苦工。上擰上擰，體力還可維持，只是喉嚨裏會唱三民主義頭兩句，以下餘韻都轉完全忘記，衆口開合了。

過了個把月，又得到朋友的警告，警告仍給步特務，免去了工上擰。盡了我的法，靜靜得上四分之一資格做忠實黨員的東西——話，很快混進了這裡的新官長們，逐漸步又可以在村中跑動，在老百姓家坐坐。盡了那臨時通訊員的交通，和整兵團友們的耳報，我仍舊在空談談談，這就直到幾個月之後集中營從上陽撤退。

四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敵人佔領金縣。報紙上還在刊載我軍擊斃敵軍千人，金縣屈若金湯。敵人攻陷了蘭州之後，報紙上登載我軍決退蘭州，又殺敵數千。敵人佔領江山，報紙上是說我軍予敵以重大損失後，戰線轉進江口。但敵人不管報紙，幾千幾千的重大損失，還是向西進來。南昌敵人在報紙上有被阻擊後，沒有二三天，沿鐵路向東推進了一大段路。這消息使我們又怕又喜。怕的是特工最風殺人，喜的是我們或可躲避難逃於一役。

一天，一天的消息，替中傳遞着。大小特工們雖然顯得慌亂，他們却有應變不苟的精神，外面風聲鶴唳，管理我們更加認真。他們天天傳出消息，我軍如何勝利。甚至背洩洩秘密，說出長官部的作戰計劃，開架了十多萬大軍，誘敵深入，一鼓我滅，要我們鎮靜。

有一天黃昏時候，我想到外面去，門口憲兵對我：「今天你不要跑出去。」我問他：「什麼意思？」他說：「明天告訴你。」我探頭往外一望，憲兵站著整齊，隊長們心懷寬寬地犯所有勞作用的工具，櫃子鍋頭之類，捐到一個小天井裡。叫我們晚上安靜睡覺，外面有什麼驚嚇。不要起來。我們知

這一定在事故發生，但不知什麼事。據早吹了就處境之後，李家嶺解來三個女犯。第二天我們從新來的女「同學」那裡知道了李家嶺暴動的情形。二十多人奪取了衛兵的武器，衝出去了。一個匪女丟了一顆手榴彈打死了一個正在校槍的班長，自己受了重傷。我們在心裏佩服，敬佩，羨慕她們的英勇行動。我們又從舊兵口中知道當晚有三連兵去追趕了一天，曉得沿途老百姓逃難，只捉回了一個跑不動的病人，其餘的連影蹤都沒有。但隊上的官方消息說，只捉三個人，其餘統統捉回了，並且開槍放火，當場打死了四個難友，全部武器被收回，說得活靈活現。可是我們相信舊兵有資格人士的消息。那個被捉回來的病人，以及受傷的難友，二天之後，被拖到荒山岔裡，嚴刑審訊，要他們說出逃跑的全部計劃，以及逃往的目的地。那兩位的答案是用盡最後生命力喊出「中國共產黨萬歲」的口號。他們被亂棍打死，還沒有斷氣，踢落在一個預先挖好的洞裡，蓋上泥土。同時有一個女「同學」也被槍決。她只有十七八歲，當在曉清被捆時，被野獸強姦，侮辱入房，脫臥在床上，吃飯大小便不能起床。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地所受罪一年多，她掙扎著，只希望能出去自由。因為她並非絕症，只要好好醫治，是可以痊癒的，但特工們只怕她把自己受病的經過說出去，幾次請求出外醫治，都不准。這次槍斃特工說做好事，使她免除苦痛。

那新解來的三個女犯之一，是三股匪某劉國的女主角。據消息云通方面報導，她因為不懂得做女幹子的門臉，却要自重幹子的身份，得罪一個不大不小的特工。他竭力替她捧場散股勁，而她卻冷淡冷淡。每當他到後台來時，她的點頭招呼，不能滿足他，竟動手動腳起來，有一次她發了脾氣。於是被戴上美麗的紅帽子，關到茅家嶺來。那特工初意不過是給她一點顏色看看，叫她骨節服，那知李家嶺是捕獵場，易進難出，一關已關了半年零。她被解到集中營時，却已懷有身孕，薄薄夾衫已掩不住她的高壯子。當暴動之後那李家嶺姓王的督理員（狗頭早已調升他職）被解到長官部法辦。長官部接到無頭狀子告發那姓王的強姦女犯。軍法庭傳那女漢子去審問。集中營裡有許多特工是姓王的同学同事，

事先底骨節也不許承認。但高帥被軍法官問問爲什麼被捕半年，懷孕還不到四個月，輪低頭不語了。最後那姓王的特務員，磨頭供發，被判死刑，後來究竟死不死，不得而知。對於這件事，集中營特務們的輿論分兩派。一派罵那不大不小的特務工，下非長石，手段太辣，一派說自己化了不少心血，得不到手，卻以看被別人順手牽羊，安得不氣憤，不報復。再派窮給紛紛，莫衷一是。

當早晨隊長宣佈上崗絕對安全的一天，晚上我那臨時通訊員通知我明天要撤退健忘。第二天隊上果然宣佈爲準備萬一，保護學員安全起見，立刻撤退。我們好容易就打好草鞋，準備好了一切，說走就走。每人背了背包，抬着隊上的公物箱子、麻袋包、大小鍋子、炊具、米，以及官長們太太們的大小箱子、衣包、鋪蓋，每抬說少也有百斤左右。各隊集合在大操場，整隊出發，有幾個隊連桌椅茶几以及官長們府上的全部傢具都一起抬由「學員」抬着走。憲兵前後護衛着。憲兵後面跟着教官幹事之類的文官和太太們的混合隊，浩浩蕩蕩而着諒莫如深的目的地出發。

那條路是上饒人們逃難的唯一的一條公路，經過分水關高嶺可直通到蘭溪。當它有最緊要用處的時候，却被人水冲斷了幾條大小橋樑和打幾段路基。在如山的軍令督責下，拉着快子在搶修，殺了幾頭擔挑不力的鄉長之類的人員之後，修得勉強可以通車。這時老百姓還在信賴固守金關，決戰衢州的話。雖然人心惶惶，卻未見有何行動。老百姓也只有信賴這樣的話，方能把自己鎮靜下來，因爲現在還未到老百姓被允許逃難的時候。抗戰期間，軍事第一，後方的部隊當然先行撤退。其次是機關。我們是屬於機關一類的，應該比老百姓先走。

路上已經顯得很熱鬧。各式汽車在路上競賽。酒精車追過木炭車，汽油車追過酒精車，小包車追過了大卡車。大卡車上有的插滿着男男女女，連車頭上，護欄板上，隨腳板上，都擠着人。有，滿載貨物、箱籠。有的懸堆着眠床桌椅等案重傢具，洗脚盆馬桶也在車上張開口向着拖了兩條繩走路的人們笑。獨輪羊角車在汽車喇叭聲的叱喝聲下，在路邊破破地地急叫。敵機沿着公路，在投彈中轟炸

目標。當隆隆的聲浪離自己遠而近，隊長們伏在路溝裡噤聲，口令叫我們坐下，卻不准散開伏倒。我們仍排隊在原地呆坐著，看敵機在頭上盤旋。它如果願意投下幾個蛋，我們就是肉絲或肉醬。但迫不足以使我們因怕畏懼，因為對於我們生並不死更痛快。我們發覺的，手傷而不死。敵機的轟炸，似乎也分幾個時期，這時它還在轟炸汽車時期，等到少數炸行人的時期，我們已經到了一百五十里多的地方，暫時安穩了。因此我們沒有在殘暴的敵機下傷亡一個人。

我們隊伍每天走四五十里，第一天我還可以勉強跟著走。第二天腳上被草鞋刺破血泡，准許我跟著病員一起走。可是我一路一拐的還跟不上，後來別人都趕上去了，只剩得病弱的三個女「同學」和我，由女隊長押送著。那女隊長真是巾幗英雄，她的架子和威勢比男隊長還要像煞有介事，一路似無聊的說我們拖累了她，趕不上隊伍。第二天我撕了破布把腳包紮了一下，和三個女「同學」拼命在前頭走，那女隊長氣呼呼地在後面追趕著。我們走一程坐下來休息，等她趕到時，我們又立起走。上半天總還能拼命趕。下午走了十多里之後，不見她追上來，直到宿地，還不見她回來。後來知道她選擇我們不上，又恐怕我們逃脫。仗著身穿一套軍裝，喝住商人汽車強搭上去。汽車不等她立穩就開動，她被摔出車外，跌斷了一隻肋骨。

我們走了兩天，路上又遇到大雨，坐在公路旁的一所小茶店裡避雨。見到後面有三個官兵押著兩個人走上來。那四個人淋得像落湯雞，我認得其中之一是林植甫。他一向不知因在何處（新四軍高級幹部分開幾處地方關押，石底村也是一處），到撤退的當幾天才躲到周川來。現在我見到他，想起石底村的幾個人不知怎樣。關在石底村的十個人，在我們七個人押回周田村之後，王聿光，王傳福，陳治國等四人也被送到特別班裡。王傳福又被關到茅寮嶺，暮動時委手榴彈直扔後被殺的就是他。有三個人逃出去，因為不認路，被憲兵追殺，一個當副長的（已忘其名）中槍後落在岩坑水潭中溺死了。那五個人的消息沒有知道。我正在想著，一個相識的憲兵走過來招呼我。剛談中我問到石底村的幾個人

沒有解來。他說那邊發生逃亡事件後，上面不信任營兵守衛，改由衛勇隊（註）負責了。我問「現在不知怎樣了？」他看了我旁邊有人，搖了搖頭說：「不知道」。雨止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們也起身走。那憲兵有意放緩腳步，我走上去，他輕輕對我說：「黃說，李志芳他們早就用毒藥淹死了。」這是非常秘密的，叫我不對別人說。我這想問一問真實，他加緊腳步上前去了。我聽到這消息，追憶同住石底村的情景，黃、李他們的面影。那時心裡難過的情狀，現在已形容不出了。

我們到了駐營地方——鉛山縣石塘嶺。我的妻子帶了十歲的女兒已在那裡找我。她母女在金雞失陷前兩天，衝出危城，逃到上饒友人處，曾來周田村看過我一次。這時她搭了友人機關裡的車子先到石塘來。她告訴我時局緊急以來，朋友們更着急，無空不續的在想法營救，現在已經有了把握。她一路跟來，爲的怕我在路上被人不明不白的擄掉。她喜慰我一踏平安。我對於她所願把握，却仍不相信。

在石塘過了三四天；妻又來通知我，明天有人來保我出去，叫我準備好。我對於妻子的樂觀並不在心。第二日下午果然有一個朋友從鉛山來。帶了長官部的公文先去見主任後，再來看我。他告訴我獲得了一個全國聞名的一個特務營人，直接爲信給三戰區的特務最高負責人要求保釋我。他拿了這信件逕返衢州至鉛山間，涉過幾處齊膝大水，才找到了那負責人，簽字批准了。他充當那要人代表來接我出去。我可以立刻出去了。話還未完，副本部來叫我去。我那朋友及還有那事先回去了。我去見了主任，他說：「現在某某主任委員來保你，你出去好了。」隨手寫了一張條子，要副本部給我一張蓋章的。（集中營從來沒有釋放過人，沒有準備着釋放人犯的文件和手續。）這是出於我以及許多難友的意料之外的。前後不到一個鐘頭，我竟跳出深淵，成爲集中營裡合法出去的第一個自由人了。我那時的心境，現在只能籠統地用「罪責交乘」來形容。我說却死囚服，穿我舊衣裳，到十里路外的朋友那裡去。路上碰到三個憲兵，點了點頭已走過去了。其中一個憲兵却又追回來，叫我停止。我知道他以爲我開小差出來，所以追來，就回頭問他「什麼事？」加緊腳步只顧走。他跑步追上，問我到那裡

去。我說回浙江去，給他看過了差假證。問：是不是以為我開小差，他紅了紅臉說：「不是！不是！不過曾經也有人像你這樣從容混出去的。」他贊我得到自由。他說他也是浙江人，這次敵人流竄，家鄉淪陷，他的母親和一個十二歲的弟弟，不知怎樣，倒早想脫離這不是人幹的工作。要我幫助他，將來給他覓一個職業，我答應了他可以想法，轉身就走。走了十幾步，回頭看他還呆立著出神地望著我。他見我回頭，又招呼我等等，趕上來，要我告訴他我的住址。我問他什麼用意。他要說又不說的好一會。終於說：「我決心不願再幹這行當，準備去請長假，跟家回浙江去。」我說：「你怎麼能說得准長假？」他說：「不管他媽的准不准，今晚或明天先辭，你這裡再作計較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辦法能帶我出去，無論如何要請你救我一救。」說著眼圈有些紅了。我考慮一下，對於這個被關陷在火坑的青年，非常同情，但一問我對於他並不十分瞭解，二則恐怕弄得不巧，又惹是非。我就回答他：「我自己到什麼地方去，也無著落。當此兵燹馬亂之中，無法給你找一個存身地，不如暫且忍耐，待將來有機會再說。」他聽到我的拒絕，知道事實上的困難。他雙手熱烈地擦著我的手說：「那末，我將來跑出來到你那裡，你一定要給我設法的。」他兩眼流著像小孩子向人討玩具般的熱望。他等我給他滿意答覆之後，才放下手。還送我到渡頭，看我上了船才回去。

我在朋友的逃難住所裡住著，心中只打算著到何處安身。我好似一隻久關在籠中的鳥，一旦放出籠外，反覺得天地茫茫，飛向何處，才有林子可棲。這時前方的消息，越來越惡劣。我軍一所向無敵，往南挺進，敵在後面追隨而至。我軍行動神速，使敵人望塵莫及。敵人未追上，我軍早過假嶺，分次關到過嶺去了。但敵人在上饒火車站架炮向四面無目標的射擊時，有許多機關還來不及搬走完。

(註)「奮勇隊」是那時新組織的武裝特工，當時駐防淪陷時。他們就在沿線各縣，搜掠，殺人，燒房子。老百姓把「奮勇」二字作爲惡取便辱，侮辱，甚至，處殺的代用詞。例如

：我的衣服被「畜男」去了，某人的妻子被別人「畜男」去了。

畢，許多大炮彈大炮彈還在拉快子抬着要到滔滔洪水中去。起初撞到近郊的部隊機關，此時又立不住腳，要再往顧越敵。老百姓雖未奉命逃難，到此時也只得扶老攜幼，倉惶出走。這時公路上成羣結隊的難民，難民，難民，難民，前浪後浪般的整夜擠過。各色車子，汽車，黃包車，手車，羊角車，土製的手推車，以及小孩的搖籃車，滿裝着衣包箱籠雜物馳奔着。敵機肆虐更凶，沿公路掃射機槍，丟擲炸彈。死傷在敵機下的人不知有多少。沿途又沒有食宿的地方，許多人都露宿挨餓。死於疲勞、疾病、飢饉的人，又不知有多少。慘烈、恐怖、悲慘、簡單了這條幾百里的公路。

我看到這樣情形，覺得難在難民之中走。實在危險。我在禁中營裡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現在虎口餘生，這條性命覺得格外可珍貴，要好好使用。於是設法把婆女抬上一輛貨車先走，自己想多住幾天從容的走。但敵人來勢不容許我多停留，只好背了包裝作徒步長行。沿途所見真是一夜不閉戶，「道不拾遺。」大軍過處，村屋的門板被兵爺們燒飯吃了，或老百姓自己搗走藏過了。難民背不動東西。只好紆紆容容，棉絮，甚至棉衣等拋棄掉，更沒人去拾來加重自己的負擔。我行重行行，背上的包裏也越行越重。正在棄之可惜，背之太重的爲難景況中，後面來了一個空手走着的青年漢子，我請他給我背一背包裹，願意多出脚力。他漢子說：「好，我給你背，不要錢。」他滿臉高興得意之色，這是在無數難民的臉上所找不到的。我覺得奇怪，問他的來歷。知道他是新兵隊的壯丁，才跑出來的。他家離此只有五十里路。他說：「今天晚上還可以趕到家，家裡的人會當我是鬼魂回去哩！」他很喜歡談，一面走一面講他自己過新兵隊的故事給我聽。

他先敘述了一番家境，以及如何被抽，如何化錢，如何被捆綁去，如何受虐待等等司空見慣的後方壯丁一般所經過的經過。之後，他說：「我被接收到新兵隊裡，還不到半個月，這條性命總算靠蔣保佑，拾了來的。新兵隊有好幾個，我們一隊因爲上聽吃緊，留在鈴山縣境訓練。共有三四百人，

開在一座廟裡，黃洋飛機亂轟炸，大隊長不准我們送警報，七八天前飛機來了，大隊長把廟裏大門鎖鎖，自己和許多官長到外面逃警報去了。兩架飛機在廟上盤旋，我們有的躲在屋裡，有的伏在牆腳邊，天井裡。兩架飛機穿梭殺一來一往在頭上低飛。有二個新兵嚇得熬不住，爬上牆頭想逃出去。這一來，不得了，兩架炸彈一齊丟下來。我伏在地上，只聽到噹哩噹，噹隆，噹刺刺的聲響，神志昏迷過去，醒來時見到一個弟兄，倒去了半邊頭橫在我腳邊。黃星白爛眼把整個廟望得看不出，耳朵裡只聽到噹噹的聲響。有許多人已被開大門逃出去，我爬起來，兩隻腿已軟軟，立不住又跌倒，等我爬到廟的大門口，那大隊長和十多個官長赤手空槍，手槍，嗎啡，不要動。開了好幾槍，打倒一個人，許多人只好逃回來。叫我們排好隊報警，站著不許動。這座廟炸彈炸去了三間大殿，七間小屋，我們新兵死的傷的有一百幾十個。進走了一百多個，我們不死不傷的又逃不掉的，只剩了百來個。當晚押到另外一個新兵隊裡合併去受訓練。大隊長召集我們訓話，我聽不懂，不知他講些什麼。有一個班長，眼子很大。他立正報告大隊長，說官長們鎖了門逃警報，害弟兄死了這許多，實在太冤枉。大隊長板了臉孔說：「你，你什麼！飛機炸死人，這是黃洋鬼子不好，不是我叫他炸的，如果我叫弟兄到外面逃警報，你們逃散了，我要砍腰絞。你懂得什麼，不許胡說。我們弟兄送到，只覺得勇氣死人，却說不出道理。哎呀，先生！營長的真比豬還蠢呢！」

他嚇的！着什麼！」我那同伴對我說：「先生，沒我們事，走！」我就回身走。有兩個老頭兒也跟着出來，我問怎麼一回事。一個老省婆了一口氣說：「現在世界還有什麼話說？那頭黃牛吐了血已經有小牛了，那老婆婆家的性命。那老婆婆和我們都是這村子里的人。」一條路半個月來不知走過了多少官兵，我們這村子又坐在路口，我們只好把牛羊豬雞以及稍值錢的東西，沒有年青的女人都在山上，連忙躲下來，那牛早就被那爺們牽到溪邊四蹄蹄倒了。老婆婆再三懇求兵爺還了她，願意出五十塊錢送他，買肉吃。還是老虎口裡討肉骨，那會成功？老婆婆的大兒子當兵去了，大媳婦小兒子和兩個女兒全靠這條牛活命。唉！這幾年頭，還有什麼王法，老百姓還有什麼好說的！」說着搖搖頭進村去了。

我們走了三天，翻過四十多里的分水關，到了閩北崇安。我那同伴要分路往東走了，我給他二十塊錢，他千恩萬謝而去。我再走十五里，到達武夷山下的大鎮赤石。我準備在赤石朋友處住下來，看時局怎樣，再定行止。誰知幾天後集中營也移到了赤石鎮。我起初滿以為從此可以不看到地獄慘景，憧憬鬼影，偏是冤家難解分，那條牛屋裡少出去，想「眼不見為淨」，但仍無法臨住我的居處。敵人聲言要從江西，浙江兩路會師建陽，三戰區的軍政大機關在武夷山邊幾個城市村鎮遷徙，我幾個朋友也在赤石鎮待命。我離開朋友，兵馬馬亂，無路可走。後來聽說集中營不準備遷往赤石，準備移別處去，我只希望他們快走。

武夷山乃天下聞名的好風景去處。內戰時期，曾是紅軍老根據地，老百姓還認得出當年動人心魄的掌故。雖然紅軍早被「剿」走了，「匪」化的老百姓都化作刀頭之鬼了。（據說當時崇安城裡老百姓，逃亡，屠殺之餘，只剩下九十多個人。）現在武夷山重岩疊嶂，幽谷迴溪，已是官爺們的遊樂桃源，太平勝地了。但大官爺們驚魂甫定，到此「赤匪」故「巢」，想起當年，不免還有些提心吊膽。惟恐盜賊不謹，冤魂復活，又來與官爺們作惡難來。一天夜裡司令長官公館裡的衛兵被搶去了自由

軍服衣物，急報長官，發現「赤匪」一。長官親督衛隊兜捕追拿，捉到了三個搶東西的人，人賊俱獲。都不甘願，更不承認是「赤匪」，而是長官的高足，中央軍校三分校的事員。這種風聲鶴唳，疑神見鬼的事，也不止一得。

大官爺們紅心的事件，在有一天終於「來了，來了，果然來了。」集中營移營出發，第六隊離友，當護送崇溪到彼岸山上時，全體舉事暴動，用石塊拳頭和憲兵特工肉搏後，衝進出去。當時槍聲震起，喊殺之聲動金嶺，憲兵立刻大隊出動追擊。經驗豐富的老官爺，斷定這是有計劃的暴動，外面必有當地老「赤匪」接應，都紛紛着去的方向，又是原來「匪」化頗深的山區。於是號令四處戒嚴，並增調大軍一面協助憲兵追剿，一面作戰門準備。鎮上的避難客，本已逃於殺人放火神祕怪異的胡說，今又傳聞某山頭有好幾百披頭散髮，手持紅纓皮鞭的「赤匪」與結實的哨兵，更看到官軍比臨大敵還緊張戒備的事實，最覺得畏懼倒連夜雨，才逃出敵人的炮口下，又穿過紅軍校標中，嚇得草木皆兵，不敢安枕。幸而一夜沒事。去追擊的憲兵隊也凱旋回來了，捉到三四個暴動者以及十多個老百姓。鎮上空氣緩和一點，但晚上戒嚴，斷絕交通，直到集中營移走。

我聽到這事件發生，也是當年被蛇咬，見條井繩拔脚跑。我的住處和集中營近在咫尺，會去看過難友們，又在街上同他們招呼過。弄得不巧，會被特工們疑為接應之嫌。再被非去假「參考」(註)。(在不做虛心事，夜半敲門也不得不吃驚的年頭，我真心虛，越疑越心虛。在屋子裡再也不能坐立得定，於是跑到山上一個朋友那裡住幾天再說，明哲保身，免是非。

此過了兩天我妻來告訴我，集中營已移到建陽去了，昨天槍斃了許多許多人。她說：「我在窗口看到押過去的有一百多個人，我還以為也是送到建陽去。那知道這批人走過去不多時，忽然聽到許多槍聲。大概共匪向那塊荒廢的大茶園出發出來的。我嚇得心跳肉跳。知道那走過去的許多人，一定被殺了。天呀！我親看到活靈驗的人才好吓走過去，不過一個鐘頭，想他們都無緣故的遭毒手，性

建陽云。他走到那茶樹荒地時，見到衆兵四面包圍佈置好火線，知道沒命可逃了。帶進包圍圈中，把槍分開幾處後，他就就一個個倒在本先拔步槍後槍的彈下。那憲兵帶到同志們犧牲時的壯烈情形，他，這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。一百四十一人之中，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流浪賊寇狂，其餘沒有一個不從容絕望，視死如歸，在高呼口號聲中倒下血泊裡去，有的已吃到子彈，還在血泊中喊「中國共產黨萬歲！」有一個女的名叫楊瑞蓮的，吃了三槍還不肯口就，打了七槍才斃氣，頭顱被槍打碎了。」

我問他：「你有沒有打槍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們除了官長班長之外，起初並不知道把他們去槍斃的，也以爲這批人都所謂『頑固份子』，特別警戒押送建陽去的。直到向茶樹地方同走去，才覺得形勢嚴重，必有事故。一聲令下，誰敢不開槍，然而不單是我一個，許多弟兄見到這情形，實在忍不住下手，閉着眼睛開槍，不但手發抖連腿都發抖哩！我只打了一槍，不知有沒有打死人。事後想想我們這樣亂打，打不中要害，反使受難人一時死不去，更苦痛。我們回來後，大家心頭不知壓着什麼重東西，連呼吸都困難，真似做了一場惡夢。這事變給我們弟兄的刺激太大，我那時下了決心，死也要離開這領子手隊，但連長已經注意我，直到前天才出來。弟兄們這次開一大批哩！」

他說：「這次撤退中，學員死的真不少。除了赤石槍斃的之外上崗出發時被攔掉時就有二十多個，路上病死的也有十幾個，到建陽徐市後，患痢疾，瘧疾的很多很多，已經開始有死亡了。我看留下來的，如果不能早日出去，都有死的危險。我攔起石底村被毒藥攔死的幾個人。他說，那幾個人吃毒藥沒有死。當時特請他們吃藥，他們覺得可疑，卻不吃，只有李志芳吃了一碗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大概是毒藥放得太少或藥性失效，李志芳吃了之後，只瀉了瀉肚子，却不死。就把他利用繩勒勒死，分屍埋葬的。這次撤退中，據他所知，新四軍重要幹部被秘密處死的，至少在十人以上。」

關於我出來之後集中營裡的許多情形，因爲那憲兵急於要定，我病後也疲乏，沒有多談。後來我

從各方面知道這次撤退中，我們難友除了整批整批出去之外，個別逃走的也有幾十個。在赤石被屠殺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的一個姓張的難友，因為官兵慌亂打槍，子彈只擦傷他腰部，他骨節却不會死，醒後也逃出來。集中營在周田村時，人數最多時有千把人。前後被殺死病死的有三分之一，逃出來也有三分之一，移到建陽還有三百不到些。等到二個月之後，我設法保釋三個難友，到徐市去接他們出來時只有二百左右了。在徐市又死於惡病痢疾的不少，所謂分派工作出去的也有幾十人，保釋出來的，不過十數人而已。這二百人之中還包括幾十個未派工作的自新份子。到了一年之後（那時集中營已從徐市搬到崇安城），人數又增至幾百多，但其中初期的難友只剩得幾十人了。

上饒集中營裡的新難友，和以後陸續不斷捉進出去的，以及另外關新四軍六七千軍士的鈴山集中營裡的，單這兩處前後就有七八千人。鄒西川、西安規模宏大的幾個集中營裡不知有多少，各戰區，各防區，各軍事機關，正式和非正式的集中營，中央、各省、各專員區、各縣、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監獄裡，各系各派大小特工機關的公開或秘密的禁閉所裡，又不知關了多少人。這總共的數目，不但一般人不能知道，就連國民黨各級政府也不會知道。不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，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，這兩個最高特務機關，有沒有調查周詳，統計完備。試以萬位計數的愛國犯，他們的命案也不免和我們上饒集中營的難友同樣罷！

爲了祖國的獨立，民族的自由，軼身於抗敵戰線，不被俘於敵，不被殺於敵，却被所謂「自己人」來慘毒虐待，殘酷非死，竟叫做「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」這種是非罪過，現代人心中都能明白，雖然還有許多地區的人，只可心裡想想，不可口上明言。後代人却不大會明白，認爲民族中會理都不會的，人類那！此事此理。但當他讀了歷史，明白知道他的上代人類，尤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國，曾出現過這樣奇種，這樣惡理，這樣罪惡。所以我們須再寫下去一長文章來明辨是非，口誅筆伐了。至於這篇「舊憶」呢，不想現代人解除了「封之爲惡」，不若其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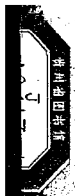
[illegible]

篇續「營中集饒上」

憶 雜 獄 煉

定	發	出	著
價	行	版	者
	者	者	...
	： 遼	： 遼	
	東	東	
	建	建	
	國	國	
	書	書	
元	社	社	青

版 初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

600 00

600 00

上海書店
售價 0.10